

道園學古錄

一二

928

卜

12





道園學古錄卷之四十六

方外彙二

序

雍虞集伯生

送吳真人序

饒國吳公及夫人偕年八十之歲其子玄德真人自京謁告歸省事聞天子賜以上尊對衣使爲之壽太母有加賜焉於是朝之公卿大夫士咸榮之曰人有以公夫人之居於家仍年八十偕老而康強其子在天子左右其尊顯高上其生日又能致天子之賜此豈惟當世之所無亦前代之罕聞者也乃皆爲文章誦說其美以聳動觀聽而示諸父遠可謂極其盛矣集賢侍讀學士趙公子昂又以爲未也顧謂其人曰詩不云乎綠竹猗猗衛人所以美武公之德也維石巖巖言民之所具瞻也南有樛木葛藟之君子之所以綏

福履也乃台綃兩大幅作古木竹石之圖以遺之竹竝立如
鐵石枝葉交錯深至不可測而歷歷可數老木參植其間若
寒蛟古虬角刺距短蒼然真有以共夫千歲之冰雪者石脉
縝密八面且備蔚乎高深而堅潤有以見所托之固且厚者
焉而變化之妙乃不繫於形質蓋其翰墨法度深穩能極古
人神巧之所至而兼之固數百年之寥寥者矣此尤其心許
而神完者也而集賢侍講學士商公德符又曰是未足以盡
吾意也夫公夫人之所以致此者 聖代涵煦覆燾之所及
也真人何可一日而忘報 上之心哉金楊秘監嘗送客廬
溝會風雨不成別歸而作廬溝雨別圖以贈云今真人之行
風雨略相似因倣其意爲橫圖長不滿三尺南望則山川回
互白雲謁謁萬里如在几席北顧則龍飛虎伏風濤霧合吾
君之居在焉一橋中分車幾兩馬幾疋留連前卻行者送者

幾不能以相違蓋兩有君親之係焉非依依離別之情也使
公從容之暇指而向焉相望翠華於天上恍然思曰吾何以
報吾君哉其可父吾兒以溫清之樂而忘所以夙夜匪懈於
天子者耶必亟命之歸朝奇達哉運思之深長若此朋友相
諷之義趣人君親之間可不至矣乎此又欲以世間筆墨論
之也夫真人家慶之美天下所共樂聞而好誦之者人之至
情也 天子之恩寵可聞而知也群公之詩可詠而傳也獨
二公之意托於翰墨者最爲幽遠而精微天下之士有聞知
之者皆欲亟覽之然而未必皆得升饒國之堂而觀斯圖也
故爲之序以傳之則吳氏之盛與二公之意可坐想而得之
矣顧不偉與

送薛玄卿序

莊周氏以爲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而天下之各爲其所

爲以自爲方廼歷序墨翟禽滑釐宋鉅尹文彭蒙田駢之爲
術而推其至極於關尹老子而後止太史公以紹明世正易
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意爲已任然論陰陽儒墨名法之
要指則必以道德爲歸聖賢既沒是二子者天下之奇材博
識未有能過之者也而立言若此豈不試而云者哉其觀夫
世變之極存乎憂患之故蓋亦以審矣夫故有懷抱利器而
洽滯屯蒙之間托其跡以自保晦其用以有待者往往而然
至引其道以用世者得失尤較著矣然則生乎千載之下人
有悉其智慮之所達反其不出此者亦鮮矣哉嗚呼可謂智
也已矣今太宗帥以玄教爲上所尊禮者四十年巍巍高
顯而世莫與之抗物莫與之忌聰明特達之材多出其門慮
深而識達身約而福厚用密而效著世之言功利者起超然
以自鉢心刻形曾莫知夫道術之所勝而有材學者方互以

方物爲彼此至相胥於厭敗視此不亦悲夫故予切感激於
是而爲玄教者吾無不得而游之若薛玄卿氏尤方今之彦
而得於予者也自京師省親江南而名勝爲之賦詩多至數
十人皆極其文之所能體之所至吁玄卿何以得乎此者哉
地大物衆未有盛於此時者也美材之生乎其間者可勝慨
乎誠使之定神養生以成治而光耀於天下則何可及也然
委其美於不制使終無以自返宰物者亦何心哉玄卿爲人
情明而能靜爲學弘博好古書法爲詩有飄飄凌雲之風其
材固足望也因書所欲言以爲送行序

送趙虛一奉祠南海序

國家嘗以歲正月遣使者分道出禮祠嵩高山衡華恒霍會稽吳岳暨無閭之山江河淮濟瀆四方之海與汾陰之后十
凡十有八處延祐六年祠恒南海會稽縉雲者趙君虛一也

君前奉使制書佩五品印治廬州仙都觀未行且充使別以
內旨遂禱武夷巨壺之山而至仙都焉昔君去家而遠遊也
奇山幽洞無所不探訪師友以究其清靜寂滅之說草木
食結茅武夷之顛以居人跡近絕自其學之者蓋以爲古仙
異人矣庸詎知 朝廷聲靈日貴衣羽衣持節爲 天子使
神明於海岳之間乎 天子之使出有祠事於其土則其守
令率其屬發傳除道迎入府舍躬導至祠所依使者致命畢
乃敢見使者使者既祠即行不敢留蓋重事且懼勞人也庸
詎知得以遂事優游名山之最於天下者乎是二者常不可
兼而今兼之斯可謂榮幸矣比予在奉常與今御史水君奉
祠而西君在行跨山踰河越龍抵蜀予二人執御唯謹恐奔
軼不克敬共事而君縱轡掉策飄飄然凌雲御風歷窮險若
平地雖水君至今猶羨道之也然則北南往復雖萬里爲專

使於是何有哉予獨念夫所謂匡廬武夷者於予家猶東西
家耳夢寐想見其處聚糧辭親規往而不可得或僅即其麓
而返見君之行不能無慨然於中矣雖然好道李古之君子
必有與予同志者深隱高蹈而不出聞有客自京師至且
予之汨沒忘返將從之而招予者乎嗟夫長林後鶴不識使
者之光華或驚懼而逃逝願輒辟從騎返初服而接之無一
遇乎不然不得而見之矣此予之私禱也乃若榮使者之出
而送之者則有諸公詩在二月已酉蜀盧某序

貞一藁序

某與朱君本初相從於京師二十有餘年矣每見其酬應之
間即自洗滌以讀書爲事其書旣不汎雜讀之又有其道某
甚敬焉至於職方之紀尤所備善遇輒軒遠至輒抽簡戴管
累譯而問焉山川險要道徑遠近城邑沿革人物土產風俗

必參伍詢詰會同其實雖糜金帛費時日不厭也不嫌其心
不止其治事也討論如儀禮徵介君持憲立志之堅確精敏
類如此施之功業必不苟且循習而已然既從事道家之學
不屑於世用乃折而托之文章宜其過人遠矣嘗以所著貞
一葉示予俾題其端予讀而歎之曰善哉慎所當言而不鼓
夸浮以爲精神也言當於是不爲詭異以駭觀聽也事達其
情不托蹇滯以爲奇古也情歸乎正不肆流瀉以失本原也
若是者其可少乎予嘗聞爲老子之說者曰欲靜而不躁也
重而不輕也要而不泥也適而不豐也容而不奇也畏而不
肆也紓而不蹙也節而不蕩迫而不後動不先事而爲必也審
而後言不強所不知妄窮而變也若是者於出而爲文何有
哉本初蓋得之矣而其猶及之者誠以知而未能者也本初
尚有以廣之乎觀其書誠以某言求之

送丹稜史講師詩序

三百年來史氏之族凡三處皆甚大爲世所稱羨在國朝則
有鎮陽丞相家在昔故宋則有越上世相王封之盛吾蜀史
氏詩書文學之士子孫衆多視二族無媿焉嗟夫勲名富貴
庸有時而銷歇孰能高舉遠引於埃壙之外乎且老子故周
柱下史也世以李氏爲其後夫因官爲氏安知無自別於史
者千載而下聞其風而起者乎史復初自丹稜來飄然有
凌雲之思使其食九霞而賓三清則所以華其宗者豈丞相
封王之足擬哉吾青城山中多古仙人可與論此事毋屑屑
京塵爲也故作是詩以送之

有懷牡丹坪花開大如斗歲時誰能觀上古有逸叟晴雲覆
其顛雲氣繞衣袖清露以爲漿丹霞以爲糗自我之不見靈
芝歲三秀仙人史伯華爲致千萬壽人間無所持紅日炫當

書

記

潭州重建壽星觀記

古者六宗之禋星居其一大宗伯以實柴祀日月星辰辰者日月所會十二次也故角亢爲壽星之祠也秦人立祠于雍自日月星辰以降祠廟百數十壽星祠在焉說者曰壽星南極老人星也在狼南北地則參甗之下也占者以爲人壽命應之恒以秋分時見於南郊有國者以時祠之其地焉然則一祠也俱謂之壽星唐開元禮壽星壇既祭老人星又祭角亢七宿蓋兼之也荆及衡陽之野上應翼轸而潭州有壽星之觀則以長沙一星在軫旁而軫之餘度入辰故也宋政和中湖南漕臣以潭之子城西隅所爲明地者作之以爲有喬松蒼龜之瑞方是時人主崇尚道教禱祀神異四方依

放以將順其上何可勝數然未數十年胥爲淪沒訖不復存而壽星觀獨傳至于今不泯豈非上下之應次舍之限宜有不可誣者而所謂淵耀光明之下屬必將表見於斯也耶然觀舊無田以備瓜華之奉慶元間自岳麓宮分餘業給之乃見奪於勢力不能全其有至大已酉之燬住持提點石以能與其徒勸衆人出財累蠲以新之壽星有毀萬壽有閣鼓鍾有樓藏經有室翼以兩廡表以三門而觀始具可謂勞而有成者哉表著其事以示久遠而竊以爲壽星者禮誠當祠乎宜自天子置祠官領之法應祠在郡國乎則爲郡國者當治之今至使方外之士殫其私力以爲之者何也且今爲道家者自玄教大宗師嗣師爲朝廷所尊貴予嘗見其在廷中爲公卿言有國長久之道皆合於清淨無爲之說其所謂祝釐上方者意其深遠壽星果有係於壽命之應必能推而

明之以報乎 上哉夫論次用事鬼神之表裏予所不得辭也故因其有請而爲之書焉

四川順慶路蓬州相如縣大文昌萬壽宮記

文昌宮者蜀梓潼縣七曲山神君之祠也曩蜀全盛時俗尚禱祠鬼神之宮相望然多民間商賈里巷男女師巫所共尊信而已獨所謂七曲神君者學士大夫乃祀之以爲是司祿主文治科第之神云宋亡蜀殘民無子遺鬼神之祀消歇自科舉廢而文昌之靈異亦寂然者餘四十年延祐初元

天子特出睿斷明詔天下以科舉取士而蜀人稍復治文昌之祠焉是時余在奉常充博士適蜀省以其事來上予議按其廟門曰右文開化之祠未幾今翰林學士承旨雲中趙公世延方爲御史中丞移書集賢以聞 天子爲降璽書褒顯神君甚渥而祠文昌者日盛矣所謂寶華之祠者在順慶路

蓬州相如縣清泉鄉慕蘭里作之者南平綦江等處軍民長官衛君琪也琪之言曰寶華之爲山綿亘千里至是卓然爲宝華左山曰玉狗右山曰金鷄南山曰毛女峯皆有古仙人遺蹟四山之中寬平高敞者餘十里大溪環市曰仙城鎮其足居神明者如此而衛氏之先有曰幹者居是峯好治祠宇子孫世守之至今表曰衛幹游幹三子最幼者旣死爲神里中里中人祠之其孫堯輔以朝奉大夫知隆州隆吾州也堯輔之子大川又爲祠以奉其先時衛澤貴寶華之通讀爲請于朝名其祠曰集興今文昌宮即其故處也然則琪之作此非偶然哉琪幼好道術能嗣行文昌之法事神君者多師之始與遇京師予使江西又見焉以宮記爲請於盛 聖天子赫然興科舉未及朞月萬里之外巖絕之邑已有聞風而興起者信乎其神矣且足以見吾蜀之文運果非他鄉之所及

廬州路少微山紫虛觀記

今爲道家之教者爲宮殿樓觀門垣各務極其宏麗象設其所事神明而奉祠之其言曰爲天子致福延壽故法制無所禁惟其意所欲爲自京師至外郡邑有爲是者多以來告而求誠焉大抵修國家宗尚賜予之盛及其土木營繕之勞而已蓋嘗執筆而漢曰世俗之卑隘沉溺甚矣安得遺世獨立奇偶之士可以發予言哉而縉雲道士趙虛一聞而喜之曰何哉子之所欲言也傳曰少微處土星也予卿有少微山故郡得處名而常有神仙道士居之在晉時葛玄嘗鍊丹於此有遺井焉今猶曰葛翁井翁嘗取水而浴丹者也若靜靜能杜光庭葉法善皆郡人今所謂紫虛觀者宋治平中所賜名也其後高宗理宗皆嘗親爲書賜之故觀有雲章閣所以藏是書也觀之道士甲乙度人以傳分四院曰東華南臺西真

北極世以次居之 大元至元丁丑燬於兵觀之主者即更成之累年而畢工蓋其地去州城數里四山隆然中窅若孟觀之正殿在焉西北兩水合注於前而去蓋勝地也然歲久無爲記者吾子寧斬於言乎請言觀之人若有近於子所言者若夫葛仙翁杜天師世多聞其事今所言者保冲大師盧仲璠編游名山歸終茲觀秩、有條理乾道丙戌之歲年八十一乃召其徒而告之曰數至九九而極矣吾將返於數之所不及也乎揮手謝衆即坐化去何大師爲之賦詩若曰予見白鶴自斷雲中來非予故人也耶又有章思廉者名居間以字行時稱思廉先生桃源鄉通仙里人也父景陽故儒家常通方外之學及思廉師王清烈於觀中授靈寶經有得每日望太陽吐納遂不語不食久之暑行不揮汗袂寒不襲衣或坐立焉巍然不動者通夕行步如奔馬而塵不驚人各從其東

西行皆若與思廉面語及合而即之則一思廉耳觀中主者
嘗書曰字儼衆思廉輒取筆改之爲水未幾山水大至人固已
異之而水所過處土去而石存巖穴若屢屋思廉常游戲焉
人或叩之禍福皆懸應也有進士從思廉問應舉當得否思
廉不對而與議論輒及經義及試得題思廉所與語者用其
說最高等故儒家者亦信之時郡守錢某尤敬異守有從父
以從官家居因竿求見思廉思廉望見遽呼曰大資後果官
至資政殿大學士其効治鬼物已疾苦尤效自達官貴人至
里巷莫不神明之矣亦以仲璫歿之歲歿八日始斂肌膚柔
潤如生云又有徐泰定先生者名虛寂有道人吹笛過之授
以雙筆遂善畫山水後十年吹笛者復來爲詩招之去相傳
以爲呂洞賓云此三人者豈不足記乎予又爲之嘆曰劉更
生博學之宗作列仙傳君子傳誦之頗清臣忠義之士也而

好言神仙事書之金石而不厭世或病之噫是足以病顏公
乎哉古之君子思欲遠游輕舉後天而終常托赤松丹丘之
流以自見者其志果安在乎予重違虛一之言遂書以遺之
俾刻爲觀記使知道觀之所以長久蓋有在於此者虛一之
師曰張希微希微之師曰吳夢樵南臺之系也虛一既有聲
公卿間遂以 宣命管道教建康泰定乙丑又拜 爾書兼
護其觀今任特馬祖墳因虛一來求文云

白雲觀記

雲州之西有山曰金閣洞明祁真人擇勝修真得地於山之
谷中谷口在州南十餘里官道傍宛轉深入乃得至其處真
人之道其宗曰全真道行字於州里遠邇嚮從至元六年故
丞相忠憲王安童過雲州問州之父老曰此有高道之士乎
衆以真人對丞相昇騎從見之問以脩身治世之事丞相感

焉故其相

世祖皇帝以清靜忠厚為主既而罷相退然若無與於世者人以云多真人之說云爾後復召拜丞相丞相固辭命益篤將不敢拂上意往決於真人真人曰昔與子同爲相者何人今同列何人丞相悟見上辭曰昔爲相年尚少幸不失陛下事者丞丞皆臣師友今事臣者循進與臣俱臣爲政能加於前乎上曰誰爲卿爲是言丞相曰祁真人上嘆異之故丞相亦不久在相位而真人由丞相得封號矣既得封當居京師時大都新城成真人買地以築屋在今宜民坊白雲樓之南纔六畝耳其後沈某主之始作正殿方丈買地二畝半以種蔬其後惠某嗣居之塑老君與其門人四子象於殿中作東雲堂以待學者繼惠而居者韓德靈泰定元年真人苗公被召遇慈庵改稱觀韓又彩飾家設大作供器鍾

磬之屬二年奉勅作鉢堂鉢堂者其徒列坐於堂堂中設盞滿注水有盂焉盂大容數升竅其底作蟻漏始坐時置盂水中上水滿盂乃得起蓋幾彌日矣全真之教群居以脩其道者如此施財者某人爲錢摠若干緡今夫道宮之盛在京師者以國家之力爲之宏麗者其衆而白雲之觀蕭然數畝之宮成於攻苦食淡者之手與財者多信善之家是以可久而足記也泰定元年五月予駒過雲州道中聞異香數十里不絕心甚異之而莫知其說後四年之過也適與玄教夏真人偕偶及之夏真人曰祁真人居此山素有道術或者其有沒而不亡者耶六月自上都還舍驛騎步入谷觀祁真人隱處風雨之聲與山水澗泉並作凜不可久留遂去之天曆二年六月被召上都又過之爲僚吏從者言昔事言未既香大至數十人共聞咸用嗟嘆欲書其事於金閣未可併識諸

此使觀者知洞明之所以能神靈者其論道蓋有足傳者云
蒼玉軒新記

閻皂山崇真宮中有竹軒曰蒼玉軒者宋淳熙中陳宗師元
禮之所作也宗師文雅名一時凡公卿大夫士無不與之遊
爲之賦詩者多至三百人其尤著者平園周公必大良齊謝
公謬誠齊楊公萬里野處洪公邁晦庵朱公熹樞密羅公點
待制徐公誼尚書沈公誦閣學蕭公遠月湖何公異舍人張
公清司封田公渭知監徐公得之盤園任公詔澶淵胡公思
成皆見於宗師墓銘尚書章公頴之所撰也江右人物於斯
爲盛乃今於一軒之中森然若將盡見之其爲蒼玉也不亦
久且大乎於戲昔者群公道德文章之懿非直於一時而已
者也而元禮乃與群公相上下而無愧也則其材識於蹈世
用也何有願且游乎方之外亦豈有求於群公者哉然而群

公之於陳君也駢章累辭而不爲厭陳君之從群公也暨歲
歷時而不爲誦有年而下猶使覽者慨慕想見而不能已此
其高風雅致詎可以淺淺論哉噫盛世之楷模矣延祐二年
玄德吳真人奉旨修祀至其宮懋於所謂蒼玉軒者樂其幽
勝而深感夫昔賢之事也勉其徒葺之而以其事示集集惟
先公在孝宗時嘗識天下之賢而薦用之曰材館錄其書故
在若平國良齊野愛晦庵皆其人而誠齊盤園又門下客也
於是重有感焉而爲之記
年也其徒
爲第 傳云
於宗師

蒼玉軒新記

玄教大宗師吳公全節作明成觀於其親墓之近奉其父饒
國公母饒國夫人之象於別室使弟子治祠事他日於心猶
以爲未慊爲重屋以度之取祭義之文名曰蒼玉軒之閣謂其

友虞集曰子爲我言者存之義使族人昆弟子孫與奉祠弟子知予意焉予乃爲之言曰集聞人之生也魄載魂焉其歿也魄淪於地魂升於天魄降而魂升則未如之何也已詩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孝子之報親也夫安有紀極乎先王於是教之葬以寧其體魄教之祭以盡鬼神之情辨仁智之極致酌禮義之至當使孝子慈孫得以盡其心焉所謂使賢者俯而就之不肯者企而及之者非強之也至乎無違則其心安矣然而以此誨民時猶有忽而忘之者若吳公致其愛慤者可不謂之厚乎蓋嘗聞之親之始沒也則升屋極而號焉以復之其在行也則升車而號焉以復之往矣遠矣而弗可以復矣則又有牲殺之祭接之以血氣之感焉時乎風雨霜露之變而有毛血腥熟之薦度諸陰陽而徧求之曰在彼乎在此乎蓋無所往而不致其意也吳公思其親冥升而不

返也則登高望遠求諸沖漠之微庶其往來于斯也情之所存何其周乎傳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厚在君子歸在民也昔之人有無怙於生死之變者喪親沐櫛又從而歌之聖人之徒弗與也吳公之爲本也所以自致於其親而又足以矯其流弊也歟若吳公之厚於其親者吾深有感焉而不敢易而少之也

滕州新脩東岳廟記

今天下郡縣有廟以祠東岳之神者十六七有司以爲神於祀典爲貴重知敬事而已矣然亦不知地之遠也其祀蓋有不得通者焉滕之爲郡嘗以東魯爲宗國巖巖之瞻不遠伊邇則泰山固其望也雲氣之所覆雨澤之所潤神明之所臨生物之所用其及於民者蓋大矣於是郡長吏爲其民有年穀之祈水旱扎瘡之禱則其致禮於神者不亦可乎滕城之

東有隆然而起者曰黃山自唐末五代時郡嘗爲廟以祠嶽神久之廟廢宋大觀間里人銀青光祿大夫觀文殿大學士太子太傅致仕清河郡開國公張孝純率其族始作廟於山麓費錢幾百七十五萬四年而後成二百年來湮廢殆盡獨其前殿合樂露臺之址方廣百尺堅緻高爽可以推見當時之盛焉國朝中統初滕民方脫於兵戈塗炭之苦喘息未定思徽惠於神以求休戚之福守臣玉龍脫麟奉行詔書率其人以興廢乃以市民董瑋爲能而任之經營十餘年始能成建大殿五間有東西廡有三門有別殿有旁殿規制宏壯丹堊金碧與凡肖象繪塑之工則出於陳吉兩師弟子之手時號工巧邑士朱璋嘗記之而未及刻也五十餘年廟日不治棟桷用摧堂瓦如圯惟東廡與門垣略存其故爾今曹侯來治州事始下車禱雨黃山顧眎蕭條慨然興嘆遂與僚佐

議新之曰不可使神無所依也適以詔書所以主其長官者自任輟已俸以先之同官景從吏民響應財用不匱乃求美材擇善工誦吉日命廟且能者以督其成脩大殿及門甃露臺起東西廡十間周繚以垣高以仞計門樹屏復增廣最工足於傭役不及民侯親爲餉以勸相人用加勉始於天曆己己之春成於明年之夏既成儒士王淵杜溫用王亨之言請於官願刻其事於石俾前郡學正李德昭來京師求文以記之予聞曹侯之治郡也清慎而樂易爲政本於教加意學校之事勸命闢地三千畝植棗果十萬餘儲糧千七百石以備用民之來歸者有餘家庭無諍人獄無留繫民愛信之終始如一庶幾循吏之風乎侯名鐸字振文洛陽人官奉議大夫政成且還朝後之來者知其成之不易尚思尊之以旌其民人於無窮焉

道園學古錄卷之四十六

道園學古錄卷之四十七

方外集三

雍 真 集 伯 生

記

新修開元浴室院記

袁州開元浴室院者故唐寺也宋時僧善相主院有圓道人者夢其井泉甘美時來從相飲久之留墨二丸與相而去湖南轉運李甲好參訪或語之曰呂洞賓在袁州浴室院有墨寄其主僧可徵也李道過求之相之曰有圓道人寄墨無呂洞賓也出以與李李置黃金云明日回至謂相曰人知我矣遂與俱去不知所終自是院無居人荷塘山僧間來視之不能言也獨謠嚴愿君之父廢弟子曰法琳法琳自幼參學承事雲巖敘禪師與入室之列孤舟濤在雲勝海印如在慧力虛谷夢在仰山皆掌禮之使方坐說法皇慶初元持鉢遊旁郡

頗以藥石濟人歸而傾其囊得金若干遂以葺其院建大屋
曰毗盧法界衆佛菩薩天人龍神其中曰華嚴海會端其徑
遂高其門閤又有撫州判官李某鑄銅爲浮屠紹興監司丞
周立禮買田施之而琳來京師求文以爲記予嘗聞佛者之
言曰呂洞賓仙父既去後見黃龍超慧禪師始究竟今又與
俱隱去相爲人不可知要是可與呂俱亦異人矣然則夫所
謂非幻不滅者果有一事哉二人者游戲不現將無爲人之
深心然而卒莫能繼之凄涼寥落百餘年而有待於琳者何
也琳遇大司空於燕之仰山山本廬陵人其傳法遠祖
曰青山辨山谷黃氏之孫本豫章人皆江西也故仰山爲琳
開堂集衆傳衣拂付之俾嗣其法焉由是王邸戚畹貴臣之
家多知琳者各聞天子被璽書佳持撫州梅山廣濟禪寺大
司徒眞吃刺請于帝師加其號曰佛慈普濟妙慧禪師而別

出書護其院者則食宣政院事阿剌者恒斯之請也故爲述
湯以贊曰 大乘浴室表清靜光明成就福德聚神王持地
不動身寧隨世相有毀廢外道仙人與尊者二俱自了去不
返草際并泥古道斷百歲來者墮空寂琳公歷事諸古佛慈
愍因地不思議歸蓮已玆若塵沙成此毗盧妙法界儼然宮
殿彈指頃華嚴境界種種現集雲老人破顏笑印爾願力堅
定故永劫不壞常現前續佛慧命度衆生回向當代殊勝常

相山重修保安觀記

撫州崇仁之南六十里有高厚博大之山焉曰巴山唐名臨
川山今曰相山者也循其麓三百里有餘不能周升其巔廿
餘里而後至歧而上銳自郡城南出已望見之邑之官舍民
居當陽者莫不面對雲如縷出山中盤礴覆冒膏潤充溢衣
致草木阮谷之交羣澗之通腰捷之者節宣蓄泄以爲稼穡

有識士也至郡連旱大究荒政斥罷淫祀獨禱於社稷山川
就郡城望拜茲山遣吏迎四君之象果得兩歲乃熟去爲社
刑使者猶屬文道其事刻石山中俾後來者知敬恭明神而
不陷昵于邪淫云內附

國朝仍用道士主祠

天子有詔書祀名山大川則守令

奉 詔敬祠歲侵守令迎禱如故事民間之禱祠無所禁也
然山高以險祈報嘗在夏秋時冬未寒山氣已凝爲氷雪守
者非清苦不能恒居四方冠褐者膏緣文書汚合苟瓜華之
微利人迹罕至則鳥鼠散祠宇頽圯像設暴露農民顧瞻傷
怛不知所出今監邑承直郎唐元保章大用嘗奉

詔書致祭見而感焉未暇及也在官之明年爲後至元庚辰
四月旱種不入土禱於山麓樂君之祠其應滂沛甚異七月
又旱合群祀而禱之亟迎四君之象皆至縣治又得兩郡吏

之備其利無窮矣是故吏民朝夕瞻仰一食必祝設不幸有旱溢妖沴之變土木螟蝗之孽無小大遠邇奔告稽首得所願欲乃已魏乎高哉宮簷欽崇之在望也其神明焉可誣哉而邑之父老三兄漢時地本南昌西南之境梅君福尉南昌有所捕治至焉樂君已為豫章太守亦有所効治於此二君有仙道方術以輔其政化辟除邪異禁止淫黷使民不逢不若離其輩害是以德之而不忘皆有遺迹祠宇在山之支隴唐鄧君紫陽本郡人樂君法善縉雲人亦曰南城人皆常往來隋真山中故宋時即山顛並祠此四君者而使道士守之梅樂山下之祀祭不廢乞靈之人以四君為歸矣紹興中郡守陸陽張公孝祥嘗刻石著其靈應而石亡久矣其文亦僅傳開慶己未用漕臣守臣言禱祈之應封四君為真人端平甲午加封真君皆有褒稱咸淳辛未守臣四明黃公震端嚴

有識士也至郡連旱大究荒政斥罷淫祀獨禱於社稷山川就郡城望拜茲山遣吏迎四君之象果得兩歲乃熟去為社刑使者猶厲文道其事刻石山中俾後來者知敬恭明神而不陷昵于邪淫云內附

國朝仍用道士主祠

天子有詔書祀名山大川則守令

奉 詔敬祠歲侵守令迎禱如故事民間之禱祠無所禁也然山高以險祈報嘗在夏秋時冬未寒山氣已凝為米雪守者非清苦不能恒居四方冠褐者膏緣文書汚合苟瓜華之微利人迹罕至則鳥鼠散祠宇頽圯像設暴露農民顧瞻傷怛不知所出今監邑承直郎唐元保童大用嘗奉

詔書致祭見而感焉未暇及也在官之明年為後至元庚辰四月旱種不入土禱於山麓樂君之祠其應滂沛甚異七月又旱合群祀而禱之亟迎四君之象皆至縣治又得兩郡吏

之備其利無窮矣是故吏民朝夕瞻仰一食必祝設不幸有旱溢妖沴之變土木螟蝗之孽無小大遠邇奔告稽首得所願欲乃已魏乎高哉宮籙嶽之在望也其神明焉可誣哉而邑之父老三先漢時地本南昌西南之境梅君福尉南昌有所捕治至焉樂君已為豫章太守亦有所効治於此二君有仙道方術以輔其政化辟除邪異禁止淫黷使民不逢不若離其害是以德之而不忘皆有遺迹祠宇在山之支隴唐鄧君紫陽本郡人葉君法善縉雲人亦曰南城人皆常往來清真山中故宋時即山顛並祠此四君者而使道士守之梅樂山下之祀祭不廢乞靈之人以四君為歸矣紹興中郡守歷陽張公孝祥嘗刻石著其靈應而石亡久矣其文亦僅傳開慶己未用潛臣守臣言禱祈之應封四君為真人端平甲午加封真君皆有褒稱咸淳辛未守臣四明黃公震端嚴

有識士也至郡連旱大究荒政斥罷淫祀獨禱於社稷山川就郡城望拜茲山遣吏迎四君之象果得兩歲乃熱去為社刑使者猶厲文道其事刻石山中俾後來者知敬恭明神而不陷昵于邪淫云內附

國朝仍用道士主祠

天子有詔書祀名山大川則守令

奉 詔敬祠歲侵守令迎禱如故事民間之禱祠無所禁也然山高以險祈報嘗在夏秋時冬未寒山氣已凝為冰雪守者非清苦不能恒居四方冠褐者膏緣文書汚合苟瓜華之微利人迹罕至則鳥鼠散祠宇頽圯像設暴露農民顧瞻傷怛不知所出今監邑承直郎唐元保童大用嘗奉

詔書致祭見而感焉未暇及也在官之明年為後至元庚辰四月旱種不入土禱於山麓樂君之祠其應滂沛甚異七月又旱合群祀而禱之亟迎四君之象皆至縣治又得兩郡吏

以旱之迎禱四君者雨亦應而送神還山目其荒涼以懼以
愧究諸其故則主祠者無固志之故也邑中景雲觀道士黃
處和事玄教大宗師吳公於京師吳公命處和歸主華蓋
之山而正一二千九代張天師已令王應真主華蓋得度第
子以居既有成績乃移處和理相山苦四至者爭利而弗卹
也保童君乃爲文書言諸王道教者請以處和自度弟子嗣
守而葺之未數月張天師吳大宗師還書悉如保童之請相
山先有上清法師孫慶衍受璽書領相山而留侍上方不
能至處和遂次慶衍爲相山甲乙之始云保童告諸近山之
士民曰姓某者各出財以施黃麴和耕石田飯蔬食披榛刊
木躬先徒工遂以至正辛巳歲九月克脩四仙之祠道衆之
舍門廡庖庫以次而舉監邑通敏有才器治事有方略父而
民益信服之是以作茲山也不煩勞而迨其成焉山之人不

敢昧其更始乃相與伐石而篆其事云保童之同官前令奉
訓大夫新知寧都州益都丁也先今令承務郎郵城任果前
丞忠顯校尉同知寧都州縉山張榮今丞從仕郎某郡張友
諒始終共任其事者將仕佐郎主簿豫章舒文琰今尉楚國
程世臣典史豫章胡天祥代胡者汴梁石成玉也至正元年
歲辛巳十有一月朔旦具官虞集記

勅賜黃梅重建五祖禪師寺碑

禪宗第五代祖師諱弘忍生鄞州黃梅即黃梅爲道場說法
度人傳信之衣既有所付遂去縣二十里入馮茂山以居及
歿弟子奉全身塔焉學人依歸聚爲大刹唐人尊之曰大滿
禪師塔曰法雨寺曰大中東山之寺南唐加師號曰廣化宋
景德中改賜寺額真惠其初律師居之祥符八年戒禪師來
住山始葺爲禪歷住者十二人演禪師來而東山祖庭益重

宋之季年國境日蹙漸以邊障受兵州吏民奉師遺休入城求福州果以靈貺按堵不遘鋒鏑而東山見燬于兵既內附日以安輯富庶僧了行乃躬事土木崇精舍于州治之東以奉香火之留者又入東山汛掃寺之故基而致工焉塔廟庭宇粗立而行老至元二十九年僧大通繼之成佛祖殿僧堂方丈鍾樓之屬頗稱華麗皇慶二年三韓禹奇上人從潘王奏請還祖東山事具義公記至治二年通又老今住持法式方爲虎溪第一坐通率衆具禮請王其山是時寺之食者衆積弊紛拏稱貸以給式至精勵自持大作二門黃金飾題榜作大殿奉祖師作

經閣藏殿而蒙堂安老堂行堂庫堂萬佛閣照堂庖廡垣廡次第皆成而通公前所作多墮下不稱且以弊告又撤而更新之務極崇勝給衆之田有鳳源永福東積復古阮家鉢甕

等庄或復或創九二百餘頃其屋室器用之資又日完以富鍾鼓鐃鈸禪侶雲至式致用而有文又脩百丈舊規而行之江漢之間隱然一大關闔計其經始至落成才七年爾何其敏哉施財者自郡帥韓某總管易其等凡若干人其成者則大觀惠孚希復也式又曰今國家崇尚象教古昔

莫能加今東山之成願力所就蓋山川之靈實際景運而祖師名號非盛代所命不其闕乎乃走京師將請諸朝中政院使李公信家本三韓三韓有上人曰覺元日智承運以其事語之李公信與其妻龐國夫人崔氏並加敬慕禮施必親又齋沐聞于中宮製金紋伽黎大衣以賜出宮中金錢萬緡與之俾半脩塔廟半爲長明燈之資而式亦賜金衣受璽書號曰佛日普照大禪師四祖信大師真身同在鄞同奉入城又同時各歸故山故亦同有伽黎然燈之賜焉

月 日三藏法師具以奏聞

天子乃賜四祖號曰妙智

正覺禪師五祖號曰妙圓普覺禪師而詔翰林直學士臣
某為文記之勒諸東山之石臣某嘗問諸佛學之人曰釋迦
二十八傳為連磨入中國為初祖祖祖相承至忍大師而秀
與能分南北宗南宗既為六祖弟子尤盛可知者十餘人而
荷澤會南岳讓青原思最顯思之後分雲門洞山法眼三宗
會之後圭峯密推會為第七祖而於南岳之傳頗議其任心
即脩為未盡然豈不一二傳遂不著於世而讓之後為為仰
為臨濟數百年來衍述盛大多濟子孫它宗莫及也東山之
為禪也矣始戒戒雲門之系也實盛于演演濟之六傳嫡孫
演在山時從者常千人而佛果勤佛眼遠佛鑑勤南堂靜開
祖寧五祖自皆得法於此此六人者出其法益張以大而勤
之後若隆若果皆振世卓然之豪傑其所警發又多大人君

子而東南之言禪者大抵多其後人矣不亦盛乎嗚呼自忍
師發迹茲山而戒演中興之於五百年間殆法運也不然心
宗無門之說不絕如綫疑似幾微之失將何所底止而折衷
哉茲寺之記所以不可不重也況式以五十年未就之規七
載畢事天將啓其人如式演者於是乎故為之銘曰

巍巍東山大士宅蒼松歷見歲七百藏真寶局面不隔精純

稟具至陽德真實不壞過金石流光屬天女芒白有睹其瞬

朝日赫承運出見保色國來歸有時用無迹素華淨於冰雪

色沉天宮萬寶積上當星漢下連澤九江匡廬在几席鬼神

神與龍獻力諸天駿奔從帝釋豈草立刹成勿亟誰其作

者行通式臣某著銘 帝所錫咨爾法界衆神伯持地主林

各述職祖號具足如 帝勅輔我

皇元鎮無極

大興龍普明禪寺碑

天曆元年九月庚辰

皇帝遣工部尚書臣士弘傳

詔翰林命臣其製大興龍普明禪寺碑文

皇帝若曰昔我

皇考武宗皇帝撫軍朔方朕生之三年歸繼大統在位四年而奔群臣

仁廟臨御傳至

英皇當是時權姦用事違謫離間宗親近屬幾無所容海南之爲地也炎霧噴毒往鮮生還而使朕居焉閱歷歲年有安無苦朕於是覃思以求宜非上天垂祐祖宗鴻休而致然歟乃捐金庀工即瓊陽之勝地建釋氏之精藍以畀天地祖宗之昭貺以介福于

皇帝 太皇太后又以綏保其民人焉創始于至治元年十月六日締構雄麗嶺海之間鬱爲奇觀朕雖未嘗躬落其成而想見其處常往來于懷也臨御之始慨念疇昔因賜名曰大興龍普明禪寺其紀朕意托諸金石俾示悠久臣某拜手稽首颺言曰昔者大舜歷試諸難殷王高宗舊勞于外蓋雖聖賢之資猶必困心衡慮而後膺天之大任而成帝王之能事也今

陛下躬冒瘴癘備嘗險阻則其所以下悉民情上成聖德者夫豈一日之積哉且夫頓挫流離之餘人之常情豈暇他顧而

陛下於斯時也曾不以動其心顧方惓惓君親之思閔黎庶之苦不惜萬金建大佛事以致其誠嗚呼君天下之量固已見於此矣不亦盛乎且臣聞之天之所以照臨萬國者日

月之明也茲於淵潛之所錫興龍之美名俾普天之下咸仰
觀其隆平之効炳煥赫奕以至於萬億年而無窮又豈溟渤
之外獨可得而私取述銘而刻之銘曰

於惟 聖皇受命自天本固支分正緒有傳天相峻德櫛沐
風露以恬以廉貞幹之固旃 龍旂來歸孔時臣力師武至
公何私肅 清宮夙夜僕載而猶固讓至三至再赫乎當陽
思舊不忘曰我梵祠在彼海邦昔瞻廟朝莫獲近只親瞻下
氓顛崖病只言依佛乘自我祖宗曷既予懷於焉作宮惟天
祖宗錫我景貺茲不表章闕彼顛望乃錫嘉名如日之升文
臣受詔刻石以徵咨爾崑崙龍君海伯波瀾不驚各率厥職
鏗訇鼓鍾來儀來朝內嚮而趨 天子匪遙嗟嗟遠人

天子念爾念爾艱食離征用弛 天子無爲一日萬幾孰
不勞心而爾是思爾有耄老爾有婦子均感殊眷何間伊邇

詩三斯文金石相宣謳歌欣愉於萬斯年

成都路正一宮碑

蜀之山川高厚而深遠故其生物也特異文武材能豪傑之
士出 不乏然猶不足盡其神氣之秘縕於是有神人仙者
圖赤斧之流出乎其間而世所共知者漢正一天師張陵
遺跡幾徧西南事最著其興利若鹽井之屬至于今賴之其
後若朱桃推王襟和等尤不可勝數最近者且百年有法師
劉浩然碧雲庵道士張全者高行奇術近接耳目里中兒女
子能道之故成都青陽玉局諸宮桀然以名天下者非一日
矣延祐三年春予在奉常被旨修歲祀于江瀆禮成且還思
昔之所聞而問焉凡宮室樓殿蒼乎其幽黝乎其潛萃乎魄
乎其雄傑高岸不可測者亦徒見夫深林茂木清泉瑰石而
已求其人固不得彷彿而從之也蓋爲之躊躇歎息而不能

去四川儒學提舉

云於此有曰汪君者幾近之修漢

天師張氏正一法待成嚴甚飲食起居之堅苦自其徒有不能堪蜀大旱祈禱無所應吏民走以要汪君君以其法致之雨立至大水又以要汪君雨立止歲以不害若夫疫癘鬼恠之撓吾民者得汪君指顧皆帖息如常時汪君出道見者無男女老稚皆拜伏車下如見神人自行中書省肅政廉訪司凡官府郡縣咸信尚焉未始少爲之屈也成都守陝擢度地於城中之西偏與前守共構室處之遠近之民吏軍將商賈送竹木瓦石金幣米粟與百工操其伎自獻者四面而至矣於是宮廣若干畝制屋爲殿者二一祠天帝一祠漢正一天師爲堂者幾祠其神爲圓庵及東西屋以居修真者而居汪君者曰草堂爲屋若干間門廡厨漏庫庖悉具經始以延祐元年二月成於三年之八月總凡役者郡人徐慶原而汪君

脩然若不與知者也既復命予以汪君事語玄教嗣師玄德真人吳公全節真人曰此吾龍虎山中學道弟子也西游青城十年矣未幾成都守臣上其事集賢院以聞有敕賜名曰正一宮正一者本其法所師之號也汪君名集虛字太廣信人今守國人元帥紐林公之孫元帥自

憲宗皇帝時以兵取蜀有大功前守張氏名雋河中人嘗在宿衛玄德真人曰子本蜀人又嘗使過其處宜爲銘銘曰

維蜀之都金城靈靈聖關秦關文林漢作休養自葛殷完最唐閱世千百以安爲常或伐而服或據斯取兵無父構旋按故堵壅繁蠹瘵數丁剗除嘯嘯百年谷陵均墟旣撤而息迺見牙孽承時嘉澤更長斯洽神帝聖仁惠肯顧依宰于燥淫疵癘勿威厥惟清靜克通神志靡祈弗應相我人士人士作宮敬報神師有儼有臨匪僭匪私於皇天子視遠如邇

郡奏朝聞夕出封璽曰以遠人孰保孰容苟相之道予曷弗從伊祝何祕于躬受福嗟爾衆庶視此明勅毋邪爾思勿貳爾心物辨志定正一是欽可以安泰可以長久名不虛造是用嘉爾九我蜀人帝力是知永歌萬年新宮是詩

開元宮碑

皇慶二年七月使召靈妙真常崇教真人王壽衍於杭州以弟子張嗣顯從十月至闕賜見于嘉禧殿館諸大崇真萬壽宮真人使嗣顯來言曰其所領開元宮其因華具有始末惟不傳是懼請記之按舊志杭故有開元宮唐開元中刺史陸彥恭用詔書所作乾符戊戌燬于火後五十九年吳越文穆王復其舊其臣林鼎記之宋景德丁未勅改景德觀後十六年有以私財脩之者進士陳戴記之然俱不復存嘉泰甲子寧宗以其潛邸爲今宮復賜名開元并祠闕伯命大洞法

師張其主之宮在祕書省之左紹定辛卯燬于火又重作之廣以大宗正司故基賜田七十九頃度道士十四人以居大元至元十二年行中書省杭州即故祕書省爲署二十八年大火省及宮俱燬省故隘庫不足稱大藩之容觀取開元地拓之出金助開元土者董君德時及今真人購故宋公主第以爲宮公主親理宗文有司護作唯恐規制工伎甲於當時至是易其櫺櫓門陛榜署因加表飾設兒位被服以象其天神帝仙人之屬隆隆然湛湛然真神宮殊庭矣明年翰林學士承旨閻公復記之元貞二年陳君天錫奉

旨繼董

君時晉王以真人藩府之舊請以主宮事真人固辭大德八年始以宣命繼陳君奉被璽書加護如故事初賜印視五品以重所領領之九年外完垣舍內嚴臺殿凡宮之爲制始備又封植其花石竹樹疏導其池渠高梁跨雲曲館進風神魚

靈鶴來沫來止所以休寧其脩真者尤還密觀雅樂哉天人
之君乎曾城之內殆莫與加矣於是請謝宮事未幾俄賜號
曰真人使者即其宮命之遂還理其宮不敢去及得見
天子即具疏言聞道家以無爲爲宗古之言真人者閑邈矣
今爲其道者善傳 上意達諸神明導況社存著專一其
事也惟大宗師大真人嗣師真人久侍中被寵遇有號名命
數其實視公卿侯伯而不與其憂責於玄教顯榮極矣夫名
者實之賓泰甚則忌真人非遠臣所可得名臣敢固辭不敢
称真人得還山奉祠事以報

聖朝志願誠足矣

天子聞而嘉之若曰爲而不有真老子之道哉昔人言仙者
非有求人主人主求之耳尚慈儉尊謙讓以風示天下爲國
之禮則然延祐元年四月因改賜號曰弘文輔道粹德真人

命李士爲訓辭示褒寵刻銀爲印視一品使盡護杭州諸宮
觀仍治開元宮亦名璽頭以璽書而別爲璽書給驛騎五命
徧祠江南諸名山奉辭之日 天子見之便殿賜坐留與

語移時深稱 上旨因顧侍臣曰予早知大宗師今年高德
彌謹嗣而傳之者予必貴之此其人尤弘廓用謙以爲礼者
乃字真人而命之曰眉叅朕知老子所爲道德經開物成務
者也善李者人人可用出非獨道家書先命近臣以明示中
外爾尚敬宣至意勿敢忘又賜寶冠金衣始稱真人服章焉
於乎開元之爲宮久矣繇真人深自謙抑爲 上所嘉顯
其名益遂表著於天下宜有銘銘曰

於皇聖世治縣清靜惠宗道家受驚有祠内外相望靡不寵
嘉煌二我宮殿於東南神明之居在昔前王化家作之中其
國都何因何稽曰爲開元厥維禎符禎符孔明大開元疆神

告不誣顧民弗省歲行六十既燬而堙除而圖新爰得永宜
天人合謀甲觀夙成帝子攸降魏二渠二道貴因循不貴改
作昔勛我舒迺象貴神赫如有臨風馭電車大集于成在今
真人克恭靈書恩言雅文真人用謙爲道光華自朝旋宮率
職贊祠思用不渝錫福予齡 天子不有于民是敷維千
萬年至於億世邈哉永圖敢述聖德刻以貞石式章道樞

玉筍山清真宮碑

玉筍山清真宮在臨江之新淦其實錄以爲本名群玉山漢
武帝授上清籙於此見有光如筍下之改今名而以上清名
宮云元封五年武帝行巡南郡登潛天柱山出尋陽浮江過
彭蠡所過祠名山大川今山在彭蠡上游數百里豈嘗至而
史略之不然則郡國望幸者或繕其治廬矣按圖其山起東
南稍行而南爲三峯名赤松漢武魏夫人三壇又西爲覆箱

峯特奇峻又北爲北峯中引小墮而下宮在宛宛中與前二
峯相直上有石壇九避秦人孔立明等九人上昇處故曰送
仙峯又東爲郁木坑其東南出與初起山相值兩山之趾大
牙交人緣澗水取徑二十四曲折始出山外而中若環堵者
矣意者受竇而括約筍之所以得名者與其所祠神君曰九
天司命左曰洞天天王右曰洞天仙官蓋古之得道者云又
曰繇其三峰之崇高嚴厲故以名 此近是矣其地多

奇卉靈藥又有丹井墨池壇洞之屬皆托古仙神人以名之
信乎非世俗所得有者每天高氣清有聲出空中如衆樂並
作莫知其名物然一時同在者或聞或不聞又夜間寂又如
聞車馬金華之來若神物有所効治者居民相傳畏忌遠其
家數十里外獨學道之徒居是宮耳宮之始末可知者梁天
監中杜曇求與其門人錢文詠來居蕭子雲以錢百萬助成

之宮今有石刻在宮中云是曇永所撰上清宮碑文而文詠書然其署官文字制作不合疑後人所重立有改易失真者唐長慶中謝修通奉母隱此山實錄所著也南唐時皮羽南受知後主刻木爲印使佩之以治宮事徐公錯爲篆上清宮額此最可傳信者矣宋宣和中勅改爲清真宮端平丙申主宮事者李希白故給事中大有之孫也郡人重之爲請于朝使度弟子得甲乙相次傳授乃得涂紹禹嘗道隆皆名家子又有道行法術爲時所尊敬故能大其宮而新之益入田租以給衆來者曰至而宋亡矣自是以來相繼治其宮者曰胡永年曾卿曾劉繼賢曾李謙張高老涂弘道其方來則歐陽本一聶立仁其人也至元丙戌

世祖皇帝嘗召卿曾至京師咨問稱旨留之四年乃得還既而宮之屋日弊於是元貞丙申永年作法堂至大戊申卿曾

嵩老又作冲妙堂戊午李謙又作三清殿先後以其財來助者郡人胡復張日新臨川夏懷慶曾德和曾巽申曾如圭姑蘇周靜法也其後繼作日度不懈而宮皆新成者矣三清殿成之明年聶立仁方從玄教嗣宗師以其事來告曰未有年而吾宮新則昔之從事於此者多矣然自杜君以來姓名可考者寥寥數人耳則其泯而無聞者無文字金石之托也不可自我之世無以示後人子幸爲我銘予既聞而歎曰山川之形勢爲豪傑所臨依衆庶所會通者歷歷可見然而忽然之間時往物異則感慨係之而荒間寂寞之濱乃有斯人據泉石之極致以相傳長久如此乃爲次第其說而勒之以銘銘曰

太秀之山群玉之府廓宇有容若筭將貯不縛而固匪橐而盈谷冲納和伸憑虛生其神孔明維大司命參我左右宰我

衆正若瞻紫垣羅絡四周表衛中君旋制九州文昌之宮泰
階之上靈氣翕張孰執其象律若降精歸釜時傳悒悒弗輕
食于殊庭神君欲來冷風與俱樂出太空令神于無朝陽熙
熙夕顯肅二孰其迎將孰其往復精明粹融潛滋密充自然
遂成不降穆二在朝皞二在野我宮恒新以詔來者

道園學古錄卷之四十七

道園學古錄卷之四十八

方外藁五

碑

雍虞集伯生

崇壽觀碑

太亨山之下當華陽南洞之便門有崇壽觀者本晉洞天觀
館主任敦故宅宋元嘉十一年路太后始建壇宇太始中廬
陵太守孔嗣之重立以奉曲阿高士華文賢齊建元二年勅
句容王文清仍立而主之名崇元館武帝以太子時至焉唐
貞觀初勅改爲崇元觀有太極元年所樹碑石完而文泯可
識者左拾遺孫處玄文揚幽經書數字而已天寶七年李玄
靜先生奉勅重修復民百家備脩葺寶曆三年主者有賀思
寶則因器物銘識而考見者也宋大中祥符七年勅賜令名
大元至治二年句曲外史張君嗣真始來主之顧瞻方臺近

對南面左峯疊玉右引太茅之支而回合焉定錄君受言大茅山下有泉水近水口處可立靜舍陶隱居云近南大洞口有好流水而多石出便平比有王文清居之則此觀是矣乃嘆曰山中館宇自齊梁唐宋至于今代有增益求諸晉人之舊惟此與王晨許長史宅耳而吾所治乃傾廢隘陋特其豈不在我耶於是度材鳩工更後堂爲太元殿以復舊規象三茅君於中東爲任華王李賀五君祠西爲陶隱居祠充前殿基爲弘道壇自製銘其上壇東爲玄武祠西爲廣惠祠後爲文賢講堂而前爲都門門外浚古玉津池盡受太茅南面諸原之水循池西南得昭明太子讀書臺臺東有井曰福鄉井福鄉者因昭明道館名也出諸椿蓂著文刻石覆之以亭而巖洞泉石之勝近在百步內者皆按圖表之可以觀覽泰定元年上清四十五代宗師劉君大彬朝京師授子始末俾爲

之次第焉張君吳郡人名天雨內名嗣真字伯雨別號貞居年二十棄家入道徧游天台括蒼諸名山吳人周大靜先爲許宗師弟子得楊許遺書張君從而以爲師悉受其說嘗從開元王君壽衍入朝波爾書賜驛傳顯受教門擢任非其志也即自誓不希榮進因從三茅之招追奉任君而下五君爲文而告之願畢力茲宇所著外史山世集二卷碧巖玄會錄二卷又尋山志十五卷考索極精博云烏乎自任君始居此餘數百年才五人傳焉其自致于父遠者果何托也豈若後世各誘門人系以私屬如家人父子者哉故寧希闕而有待今張君無前代賜予之助徒草衣木食以營此而曠然思與四方之士共爲千載之期豈非豁落丈夫也哉予故與君爲大茅南垂元氣積陰開闢麻陽洞關曲亢流泉保靈七任君

來餌黃赤石天一石錫太元冊曲阿受養良有擇構宮方嚴
自王伯清蹕臨止靈響格虛林森爽化赫奕福鄉帝子發甘
液不食何年喪遺覽白雲

開元全盛煩百役持

節旁午致練壁爾來蕭條出代隔

文士漫書誰其啓

之規古昔句曲外史美冠焉研書千卷視貞白天真景隨玄
系繹玉室金堂萬無數

仙都山新作玉虛宮碑

縉雲縣仙都山者道家書以爲祈僊總真洞天相傳黃帝曾
於此煉丹而仙去唐天寶中賜號仙都山祠黃帝禁樵獵三
百里李陽冰所爲題黃帝祠宇者也宋治平二年賜名玉虛
宮天禧中連年勅修醮宣和三年燬于寇道士游大成作之
開慶中郡守安劉相陰陽更定面勢命道士陳觀定改作之
內附 國朝主宮事者四方之人皆得爲之而宮日發道士

趙嗣棋世居縉雲受業茲山去而學仙武夷山數年後入京
師朝中貴人喜之延祐元年欽奉

聖旨主領宮事始重新之二年刻銅印授之視五品五年受
宣命住持兼領本路諸宮觀嗣漢二十九代天師及玄教大
宗師請以宮中師弟子甲乙相次主其宮事聞有旨從之泰
定二年也嗣棋遂承

詔徧祀東南名山歸主建康玄妙觀得謁

今上皇帝于潛邸至順一年來見因求歸仙都不獲請有旨
更賜號曰教門真士玄明通道虛一先生乃來告曰仙都宮
成未有記今既未克歸懼因循無以示久遠幸勒文表之乃
爲著銘曰

縉雲之虛有峻其高旁無引綠上千雲霄軒后神明去世邈
遼祠宇在焉冲融消搖微音出空且其下漱有宮有廬有壇

有時天光昭宣百靈萃止疵厲不作錫我縣社室有壽耆孫
曾婦子不知不識明染甘醴維昔軒后廣成是師千二百歲
而身不衰究觀緒言濬乎無爲以修其身民用雍熙請以告
民萬年如斯

勅封顯祐廟碑

至順二年夏江西行省以文書白于朝曰吉安守臣言其所
統吉水州中鵠鄉有神廟食于石船之里耆相傳神姓劉氏
諱煥蓋長沙定王之裔云舊志以爲隋時始有廟至唐而益
大歷五代及宋靈異其著建炎初金兵蹂江南隆祐太后入
贛避之舟行爲石所礙有巨人翼其舟以出於險后物色之
則神良是也遣人祠謝之自是百數十年之間歲或旱禱之
則必有雲起其東以爲雨有蝗禱之蝗不至其旁近有羣盜
犯其境禱之賊恍惚有所見而散去當是時州固縣也而郡

守之禱之也必具官位姓名謹書祝辭于版而致敬焉勅賜
其廟曰孚應廟又封其神曰順惠侯蓋當時之制神靈之有
功於民者有司覈實其事以聞始賜廟額又有功則封之以
王其號自一字以上累封至八字極矣自入國朝來凡水
旱疾疫盜賊有禱無弗應者而神封贈前代之舊非闕歟
聖朝懷柔百神德意至渥詔書每下則有司長吏必謹具
牲幣奉祠境內諸神之在祀典者是以石船之祭歲月相望
也請更大其封以答神庥而以慰民人敢以爲告於是中書
下其事禮部禮部移書太常而博士議曰宜因其舊而更其
廟號曰顯佑廟加封神曰昭烈王吉水州道士某法師提點
某觀事劉學仙來請書其事而刻諸石且曰爲神求封者州
民李從大也奉成命以歸報神者李思用某也新王之廟而
大之者某某也學仙嘗游西北諸邊爲宗室諸侯王客多見

神異之事至京師達方言於好事者其多有之若至亦集乃路塞占山北見有烹桐酪祠龍湫數皮而沈之祝曰神爲我輟而治之爲期日而去至期復祠之則得成革矣若有鬼工然不可測也其地往、有人在京師者或從質學仙言則信蓋其人習以爲常而又不能言諸人耳志怪若此者猶因學仙之言而傳况石龍之事書而識之何靳焉學仙好文學能爲歌詩故又爲享神之辭曰

坎、伐鼓石龍之下注醪盈觴鮮牲在俎神其來思胥樂于舞我東曰瞻雲來如雨誰其從之昆弟如侶神固王孫長沙伊祖惠我孔仁亦厲而武是耶非耶來即于所神之享我自我祖父昔侯今王

天子之帖裳衣有章丹極朱戶肅、孔容孰敢予侮驅我癘鬼去我蠱鼠曹我大田寧我屋宇尔安我依至于終古

銘

佛國普安大禪師塔銘

至順二年夏上都大龍光華嚴禪寺住持僧法琳言昔在憲宗皇帝癸丑之歲

世祖皇帝嘗命我開山溫公統釋氏於中原後五年丙辰之歲始城上都又三年戊午之歲作大龍光華嚴寺於城東北隅溫公主之溫去世而少林雪庭裕公主之裕公去之二十年竹齋誼公昇岩顯公雲松微公至於我先師筠軒壽公六世矣在壽公之時

英宗皇帝念茲寺爲

世祖所築作而新之加廣大焉命壽公爲司徒以重其事壽公以爲溫公昔事

世祖豪卓瑰異有足稱者宜表見於茲未及有所爲而歿蓋

自溫公至于今八十年歲月滋久恐遂湮沒誠願伐石紀事以成先司徒之志而不敢自專也乃七月二十日上在上都清暑於洪禧殿之便坐侍臣有羣主內司亞尉阿兒思蘭不花以琳之言聞且以臣某侍書奎章閣下在從官中請使屬文以賜之勅曰可明日阿兒思蘭不花傳勅至臣所臣從琳得溫公事狀云師諱至溫字其玉一號全一邢州郝氏子也幼聰敏異常兒年六歲其母携之至龐馬村見寂照和尚於淨土院寂照曰汝其為釋氏乎師心許之會寂照避亂去隱遼西乃禮寂照弟子辨庵訥而祝髮焉無還當公主淨土蒞衆甚嚴師不以爲忤庚寅之歲無還開法萬壽師與十僧同往佐之萬松某公以青州辨公宗旨開示法要門庭高廣四方尊之師見萬松始以才氣過人稍不容於衆然而博記多聞論辨無礙百承諸子之言多所述獵又善草書有

顛素之遺法年才十有五爲萬松侍者凡萬松偈頌法語一聞輒了之遂得法焉常以侍者代應對談鋒迅利不可犯時人已深期之故太保劉文貞公長師一歲少時相好也劉公厭世故思學道師歡之爲僧同參西京寶勝明公旣而爲世祖知遇侍帷幄爲謀臣薦師可大用得召見與語大悅將授以官弗受曰天下佛法流通臣僧之願富貴非所望也留王庭多有贊益居三歲遣還出賜金資日用不計其費時憲宗命海雲主釋教詔天下作資戒會師持旨宣布中外而輔成之

世祖征雲南還劉公請永制錫師號曰佛國普安大禪師總攝關西五路河南南京等路太原府路邢洛磁懷孟等州僧尼之事刻印以賜師銳意衛教凡僧之田廬見侵於豪富及他教者皆力歸之馳驅四出周於所履必獲其志乃已自其

門人或勸之少憩弗懈也五臺山清涼勝會凡百晝夜既得請興廢於兵火數十年之後師假貸以經始既而四方雲集響應金穀之施與瓜果之供養及有過承平之時而山之真容等院因以完實而新美若此者特其材略之緒餘也師既開山龍光又作大都之資聖真定之安國汾陽之開化彰德之光天固安之興化三河之蓮宮餘不能盡紀

憲宗末年僧道士有諍各爲違言以相危上命聚訟於和林剖決真僞師從少林諸師辨之道士義墮雞須髮者十七入道宮之復爲僧者以千百計中統建元釋教大盛僧衆賴之甚思師之功焉而師遂納印辭職每歲官賜金修寺之外卅味泊如也至元丁卯五月二十二日以疾終於桓州之天官寺西向右脇而化當暑儀形如生更有異香三日火浴之心舌牙不壞衆庶捨其地深數尺猶得舍利云壽五十一僧

臘四十師有草書詩文傳於世可以觀其人焉其老也將有所論撰不及而歿臣聞

世祖皇帝聖度如天善馭豪傑自在潛邸至於混一海內天下之人材小大畢至以足其任使故其功業之盛巍然赫然然三代而下帝王未有或之及也浮圖氏以寂滅爲宗而才器文辨如溫公者亦豈常人之流哉敢叙而表之以見夫興王之運其人如此銘曰

維昔世皇始理開平作其潛藩有宮有城顧瞻東隅泉甘土厚蜿蜒來止屬垣負阜命建仁祠龍光是名權輿來尸僧有豪英氣如虹霓辨若風雨縱橫凌厲莫敢予侮世皇有爲羣策是稽召見從容出其端倪善其利器俾反初服報德不回屹若孤鵠林松釋徒稟教以居孰爲紛更入主出擊天子有命存完去駁我馳我驅立折其角燕趙之間至於陝關我田

我廬來歸匪艱世皇御極民用寧一而釋之門既振既息時
龍光師燕居弗馳散其緒餘爲書爲詩詩揚宗風書縱逸趣
沛將有述棄而遽去維時名僧至於公卿有誄有辭失之若
驚垂八十年英標如在誰知表之嗣者七代義舉有聞天子
喜之史臣僞辭以係遐思

智覺禪師塔銘

天目之山有獅子巖高峯妙禪師居之設死關以辨決衆學
之士望崖而退者或衆矣得一人曰本公是爲中峰和尚師
生有異徵爲童兒嬉戲必爲佛事整入鄉校尋棄去稍長閱
經教然指臂求佛甚切晝夜彌厲困則首觸柱以自徹期必
得乃已及入死關密受心要久之誦金剛經至荷擔如來阿
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處恍然開悟自是說法示人縱橫該貫
如千江一源奔注放溢莫之能禦從容自在若不經思累千

百言應問無礙隨其根器廣爲策勵推以爲大辨焉緇素及
門自以爲有得即所聞受傳錄模印行於四方所謂法語書
疏題唱之屬不可勝計又有書五篇曰破胎息論妄傳曰闢
信心明義解曰擬寒山詩曰辨七徵心題曰說如幻法名曰
一花五葉集虛谷凌禪師於師爲尊屬見而數曰此佛祖向
上事非下根小器所可識也

仁宗皇帝聞而聘之不至製金襴袈裟賜之曰佛慈圓照廣
慧禪師賜師院名曰正覺禪寺

英宗皇帝亦封香製衣即所居而脩敬焉駙馬大尉潘王二
璋使人從師問法意以爲未足請於上親往見之既見構
亭巖前曰真際表得法也三藏法師沙津愛護持必納雅實
理遊方時常從師參詰及事三朝每爲上道之翰林承旨
吳興趙公孟頫每受師書必焚香望拜與師書必稱弟子行

省丞相別不花行宣政院使張閫諸達官尤加敬愛每徑山
虛席必以待師師固不受迺已轉運使瞿憲發作大覺寺以
奉師亦不受師踰浙絕江渡淮泝汴至浮舟以居而辭去之
從之者如雲北極龍漠東涉三韓西域南詔之人遠出萬里
之外莫不至焉所至結庵一名幻住信施金幣重寶交至一
視之邈如也師相好魁碩見者稱嘆皆畫象事之南詔人有
奉其象者夜有神光燭天其土感悅遂篤信禪宗云時人為
之語曰師乘大悲願力為法檀度觀時識宜隨機應物多諸
方便如摩尼珠無有定色為未證得謂證得者我說無悟由
為求名聞利養者韜晦巖谷為毀犯律儀者演毗尼法為妄
認法塵以資狂解者導以正悟為圓機者直示向上師皆以
身先之不事夫空言也而師方自以為文字失於學問參究
關於悟明尋常好事者所稱蓋報緣之偶然爾翩然為退休

之計蓋師之高邁過人遠甚而謙抑如此所以為不可及也
師諱明本宋景定癸亥歲生錢塘之新城姓孫氏年六十一
僧臘三十七 大元至治癸亥八月十五日化於其山東岡
之草庵有訣別書偈誡門人勿行世俗禮而門人及遠近來
弔者哭師甚哀聲動山谷遂奉全身葬以西岡之上而塔焉
後十年為天曆二年正月甲子 天子使翰林學士承旨領
國子監事阿璘帖木兒召臣集至便殿命之若曰其賜師號
與塔名而汝為之銘俾其門人卑檀密即禮刻之山中臣某
再拜而言曰 國家崇尚佛乘至矣而禪宗惟東南為盛然
專

席稱師者豈無其人哉至於四十餘年之間浩然

說法其言語文字汪洋廣博為遠近信向未有若師之盛者
也請製智覺禪師法雲塔之銘曰

巍巍楞伽上極無際大雄善喻者無上義達摩之東憂

窮獨此不遺曰心之宗是故妙師高蹈天目右海左江以表遐矚師子巖巖置死爲關孰當吾鋒有造無還惟幻住叟登中據最示則絕學無倚無外千偈瀾翻夫豈好言昏蒙鋼深挾提孔難如彼淫疾勝邪並受有大醫王爲出一手砭炳塗摩揭嚼鍊烹紛然百爲因病以生疾除醫已言亦如是得本不迷何有一字悲願深弘智覺所敷受職度人懣乎法雲法雲彌天有蔭斯普協于皇風永填終古

大辨禪師寶華塔銘

達摩傳佛心法於中夏臨濟一宗最爲得人七傳爲楊岐白雲五祖圓悟真所謂不立一法根源直截者均有端緒不可誣也悟之傳有虎丘隆大慧果卓然植其宗風於故宋南渡之初門戶巖峻波瀾浩湯自朝廷大臣縉紳先生莫不委心焉道不同者猶徘徊稱嘆以爲不可及東南禪門之盛未

有及於斯者而隆之傳應庵華密庵傑破庵先無範 演化之宏與慧相望至於雲巖欽公五世矣當宋之亡宗門尊宿漸向寂寞巖公毅然自任其導引其方便而鑑可極巖絕得法於其門者十數人徧布江湖之間各以所至坐大道場宣闡法要在大江之西者則虛谷陵海印如父子兄弟相爲倡和以發明斯事諸方尊信之嗣嚴集雲之席者則吾陵公禪師而已師年十九落髮於東陽寶壽院受具戒即謁虛舟遠於雙林又依東叟頴於淨慈掌內記石林輩至淨慈師亦侍者兼外記徑山雲峯高尤敬之諸分座說法凜凜諸老之餘風得師相與議論激昂發明咸器重之爭以得師爲重而師曾不以此自足廼見巖公于杭遇諸塗巖舉黃龍見慈明事問之巖印其頴達及歸大仰而師方遊金山遣書招之甫至遽請爲第一座一日室中巖舉臨濟在黃蘗二度喫六十拄

杖因忍向大愚肋下築拳師云鈍置殺人嚴便打師拂袖出至元丙戌歲也是冬嚴將示滅柏師有曰吾以此擔累汝師曰終不向者裏活埋却未幾嚴果化去衆以爲佛祖向上一機微師莫能開示力請師繼其席師勉循焉垂三語以驗來學曰三乘十二分教拈向一邊蝦蟇口裏道將一句來曰狗子聞柱聲因甚咬破庫堂前露柱曰獼猴橋吞却集雲峯是第幾機答者罕契其意一坐三十夏四方學者奔湊規範森嚴有誘掖而無假借裨販之流或欲得一言以自表深謙重施以求之卒不可得師爲文章清麗高古變絕塵俗西江之老於文學者往往故國之遺傲睨一世及見師嗒然自失者多矣而少俊之才由師指示而英英脫穎於翰墨之場者亦間有之然則況於爲其學者乎寺嘗有水火寇攘之厄師隨音隨更若不經意施者雲集旣敏於成又加廣大有非人力

所能者威飢師每食必與衆僧共之方丈之外無私炷爨嘗與客語過齋時及夜飢不自勝侍者請取勺粟鬻水以爲飲師不可曰常住物非住持人所得私其清苦如此或出山至城府官民縉白迎拜道左親慕愛敬始終如一無或間然杭之徑山江左望刹之最公論願師一至其處久矣延祐丙辰行省稟 朝旨迎師居之表人士號慕遮挽或訴有司留之不可扁舟所經望塵瞻禮以祈法施及至徑山開堂之日萬口翕然以爲不媿妙喜於二百年之外者百廢具舉四衆歸心嘗與隣峯受供長者之家食器列皆白金也施者奉齋竟請從者并几器收之師目從者只取餘齋而已及與隣峰聯舟還從者微哂曰師誤隣峯虛行矣問故從者浙人長者重施以爲常師不受他師亦不取師嘆曰汝奉佛遺教固爲是見解耶此與瓦礫何殊而生計度心貴人達官舉家奉施拜

禮師不爲動亦不加傲識者稱之蓋住山七年而歿

世祖皇帝時嘗召見說法稱旨賜號佛鑑禪師大德中新作大仰山太平興國禪寺事聞

成宗皇帝嘉之勅翰林學士永旨程鉅夫製文勒石加賜大圓之號其來徑山也

仁宗皇帝又加號曰慧照至治壬戌四月十二日手書囑付時官外護宗教戒敕弟子說偈示寂于不動軒其徒奉全身瘞諸西峯昌浦田師諱希陵字西白姓何氏娶之義烏人也世壽七十六僧臘五十七有瀑岩集及語錄偈頌凡若干卷行于世昌浦田者故給事中郎公簡歸隱故處而其塔癡絕冲照堂一荆叟珏之次初師在衆中有兩蛇常於檻外朝之仰山古有二龍二至今灵异或曰二蛇即龍云無準塔前有岩桂樹常以歲三月準示涅槃日開數花及師主山之歲花

乃盈樹師平生主二大山幾四十年其因緣豈偶然哉泰定四年徑山首座李良徒步乞食來京師求塔銘於其父未克爲也良堅忍寒苦者數年不解天曆二年四月二十一日翰林學士承旨光祿大夫阿隣帖木兒奎章閣大學士光祿大夫忽都魯兒迷失奎章閣學士參書文林郎柯九思侍使殿具言師之道行良之志與文之所以未克者有旨賜號曰大辨禪師塔曰玉華之塔而命臣集爲文臣集頓首稽首而著銘曰

先佛既遠後佛未逢如是中間妙義非空蹤二山瀑春兩時至珠璣散落無有量計天上人間海藏龍宮各得少分不昧心宗而大辨師宴坐一室翠藤弥天竹樹綿密古雪在山巖絕人蹤畧示三關一綫之通我觀華嚴儒童本智帝綱交參珠光無二大雄之宮列城潭二雷音不興羣象共酣集雲之

峯雙徑之塢樹大法幢鳴大法鼓神龍來聽天兩宝華諸天
唱言辨才不夸聖皇御世尊敬法宝千劫信願億載之保應
期而生師在江南四聖具瞻如見優曇鉢二靈山儼然高會
其來非來其去非逝無垢者月大慈者雲覆照無窮贊以弥
文

道園學古錄卷之四十八

道園學古錄卷之四十九

方外集四

雍虞集伯生

銘

晦機禪師塔銘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曠世而一遇其不恒見於天下者
何也蓋嘗聞之豈無其人哉自夫世務之沉冥俗學之纏紆
有不足以繫而留之者於是脫然自拔於浮湛起滅之表以
求其本初之極至者焉則漠然莫所爲乎斯世者矣其卒爲
浮屠氏之歸者皆其人也予嘗誦其言而悲之然嘗上下
千百年間而求之殆果然不誣也大江之南有佛智晦機禪
師者諱某姓唐氏世爲豫章儒家其族父曰明公者學佛西
山明覺院而能聚族人子弟教之師與兄子元齡俱從李進
士業元齡既以是進士第而歸遂從明公落髮游方時年十九

耳其母憐之私具白金爲裝具明公曰是足喪子之志師即盡以歸母不持一錢以行至吳一時名師皆欲出已坐下不顧也聞物初觀裨師住玉几往依之十年無知者偶與書記清默語大驚異之以告初初召詰之信然留侍左右朝夕諮問盡發其秘字之曰晦機爲偈以囑焉後至錢塘寧退耕衍石凡在南北山虛記室以待不應久之勉從穎東叟之請當時貴人多致師出世者皆不答一衲二十年泊如也至元中楊璉真總統釋教江淮有旨取育王塔中舍利進入乃親詣師求記述始末因與俱朝京師師曰我有老母兵後存亡不可知歸江西尋之則元齡固以臨江通判從文丞相起兵死獨母在耳奉之以孝聞種竹卓庵於鄉曰竹所與簡竹屋申如翁居住復酬唱發揚宗旨四方來學者數百人至無所容又居瀟山凡六年而棄之洪之人請師住天寧師以讓簡

簡歿洪人來請師又以讓秀祖嚴江西總統乃請師住黃龍亦不住元貞二年始應百丈之請居十二年而百丈赫然爲天下禪宗第一至大元年應淨慈之請至之日行中書省行宣政院之長各率其屬拜伏迎請中國學者及高麗雲南日本之僧前願致師而不得者皆爭見門下以千百數居七年乃作大佛閣市民僦居旁近相撓雜者撤而遷之端門廣術夾植松柏皆前人以爲難者指顧成之有餘也於是中書省平章政事張問與行省丞相下令告羣寺曰其各以僧集冷泉亭下惟老病守舍者勿至衆大驚不知所爲是日集者幾萬人以次立聽曰徑山者當卜其若某衆曰諾丞相親探得師名以示衆衆曰諾無異言即親送師入山不容辭至親爲券假食以供衆居三月師扶杖歸南山之下復起之不往也江西學者咸思慕師願得住大仰而依歸之師頗聞竟棄扁

舟逃去或告曰師老矣百丈故鄉也盍此歸乎師信之返至杭大仰人哀懇得師歸乃已居三年將示寂手書謝所與往來作偈示衆擲筆化去某年月日也壽八十二度弟子數百參學者數十人大仰之下有金鷄石者名應馬大師玄識故奉瘞焉而弟子之在杭者又建塔於淨慈之西隱公所嘗居也至治二年夏集過浙江遇師之大弟子某於報國寺同禮師山中從諸門人知師遺事如因請爲之銘云集嘗觀師於文字蓋積思博學非俗儒小生所能至其大辨明慧洞徹心要誠一代之宗匠四住名山皆迫而後應進退裕如庵居從之者過於大刹及其門者多特達卓異此非所謂豪傑者乎彼持不足之資區區自矜求試致敗取訾而不恥者視師爲何如哉銘曰

於皇聖元崇佛尚祖旁求碩師審贊神宇跨浙歷江梵宇于

于師三十年四專其居或尚力致我有弗有或競于整我紆而父鼓鍾振揚人天畢來龍象言言孰是可欺師住世時言滿天下濕慈暢宣心泯物化來來歸千百與俱各極精明不留固愚今去而亡俯仰無極何以識之南山之石金鷄惜惜慧日赫然有覺爾冥孰敢弗欽

廣鑄禪師塔銘

荆門當陽玉泉景德禪寺者智者大師道場也智者荊州人自天台還止此山相傳有神自稱漢前將軍關羽歿而藏神於此願佐師遂建伽藍焉自隋唐至宋主之者皆名世之士元豐中蜀僧承皓來主之道行孤峻張公商英爲著法堂記及歿又著塔銘其文具在其後大慧三弟相繼主之赫然荆楚間他刹莫之及也宋季郡當兵衝不能有所安輯及內附國朝荆爲樂土有惠珍師經理茲寺粗能創始而化去至

大二年珍之弟子廣鑄應請以來大有建立凡廿二年而歿
藏舍弟于縣之青陽坪其弟子福祐自其寺如京師介奎章
閣學士典籤幹克莊請用皓公故事來求塔銘其言曰我佛
氏家應機致用隨時顯蹟非一端也或嚴戒律以制心或專
禪定以啓悟或妙莊嚴以生信或廣經典以明教一期方便
等無差別先師一座道場垂及兩紀風雨不動安如須彌爲
法爲人熾盛圓滿自非夙有記受其福德詎能爾耶張君子
鄉人固非予所敢望而克莊予僚友也儒業之外深明內典
故重其言而述焉師諱廣姓黃氏父某母伏蒙城人至元丁
丑歲伏夫人夢大香象背負圓光而至寤即生師稍長不與
群兒嬉戲每聞佛經順口依之即能成誦行履端嚴如素守
律年十三辭親入玉泉禮藏山珍禪師受具落髮蓋松源岳
禪師之第五傳也年十五游方未遠聞珍歿而還師嘗夢見

三佛相好殊勝光明希有其中尊舒金色臂摩其頂呼之爲
掬多者九傍有聖僧謂師曰世尊命爾爲掬多何不禮拜師
遂具禮恍然而悟一時儼然在前心源清源三歎奇事指授
繪者寫其所觀至今存焉珍之治景德也僅能起廢有珣者
弗克嗣其業日加廢敗寺衆迎師歸繼珍席曾未踰時百爲
具舉至大二年入見

武宗皇帝出書護其寺賜香俾誦大藏經滿散之日師升
座說法天雨寶華繽紛滿空不至地者才及丈許萬目驚異
嘆未曾有皇慶元年入見

仁宗皇帝上知師無雜食以馬湏爲賜泰定四年賜號曰佛
光慧日普照永福大師帝師親爲授記名之曰僧嘉幹節兒
授以伽黎衣仍歸主其山凡珍之未備者旣皆成之別建毘
盧高十丈以貯藏經像華嚴五十二參於壁下嚴兩金剛高

四丈五尺又建萬佛閣高十丈上奉佛像萬軀下爲法堂又作鍾樓皆高十丈其像設嚴悉以黃金僧堂行堂兩方丈旃檀林庖庫之屬其高廣大抵與諸閣相稱又別建閤將軍廟龍王祠於寺側尤極宏麗又以伏夫人故宅爲永福報隆寺在當陽縣中吏民祈禱以爲首刹凡有營建不憚寒暑皆身先之建閣時材木之鉅且脩者水運多灣洄莫能致一夕水忽大漲盡至近地餘筏遡溪挽者徧履田畔不絕田主欲因夜斷引繩至則見若於菟守之廼悔愧以懼更爲推致云環寺種松杉數萬株增廣寺田以贍衆先奪於豪家者復之可購者購之設有水旱虫蝗之畜師默禱輒應環寺百數十里間未嘗有凶歲刻華嚴法華楞嚴圓覺楞伽金剛般若諸經論模印流通前後所施凡數萬部度經之餘地又廣購儒書道書以實之修水陸大醮一百餘會日誦華嚴經兩函禮觀

音十拜領衆說法清規嚴整夙興夜坐至老不變談辨文慧江湖尚之至順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師集衆叙別衆舉座元至吉嗣寺事師肯之遂跣趺而逝空中如聞有妙樂之音白雲覆地山谷悲慄南土早災驟變寒慄入龕逾夕顏貌如生闍維之餘收舍利無數惟舌根牙齒數珠不壞也壽五十五僧臘四十二有詩偈語錄若干卷門人傳焉昔智者大師立精藍二十六所王泉其一也千百年中或存或廢或顯或微歸然鼎盛於聖元治平之世若茲山者豈偶然哉今叢林寥者知死生之大究竟已事豈多其人而依止啓發則存乎得所宗者尚多智者大師在時楞嚴未至震旦當西望踟躕而願見焉今師首刻是經庶幾智者之遺意矣銘曰我聞鞠多於法大護壽盈石室不可量數應緣出世宿因現前九呼其名佛口親宣弘教一方起於早歲樹大法幢江漢

之埃前哲寥寥鼓魚絕音師始為之願力如心宮殿樓閣金
瑰珠璧綴絡幡蓋充備嚴飭田池園林材用所生來獻來歸
不煩度營百萬億佛諸菩薩眾聖僧法寶攝受妙供天威力
神忠勇之資迺暨龍君並安厥祠既安既成廣大堅同師於
是時鳴大法鼓四眾安然肅恭軌儀晨香夕燈師率先之二
十二年常如一日天華散隊以贊皇錫大乘諸經沛然四馳
凡有見聞自決其疑大圓寶光初現妙相俄歸大寥仍以象
往千山之陰萬杉之林付託有傳龍天具歛

斷崖和尚塔銘

昔西方聖人為一大事出見於世法流中土時至緣熟達摩
之來直指人心而已至于大鑑其道大行五宗並立枝葉扶
疎戶庭雖分惟一不二臨濟一宗大機大用收攝無量重視彼
孤絕接人為廣自是以來幾將千載弘法宇內多其子孫其

最明著者自風穴小止首山杲興汾陽慈明楊岐白雲東山
圓悟灼有端緒宋之南渡國於江海之間而慧命克昌有隆
有杲所謂千古豪傑之士激揚宗要風動雷應聲光莫盛焉
華公親承虎立而受妙喜衣版之付佛照振其父風演化相
望而應庵以來相繼者蓋庵傑破庵先無准範遂終宋之世
矣 皇元混一海內崇尚教度越前代時則有雪巖欽公
擔荷此事一時坐大道場說法東南無慮十數皆其法嗣師
子巖頭云死關者高峰妙公其長子乎能殺能活據其止令
以接後人寥寥曠絕之餘環視四顧能及之者鮮矣是故出
其門者辨才福德名行于世者不無其人至於實證實悟正
眼洞徹縱橫自在人天周措則吾斷崖禪師而已師俗姓楊
氏父大宥母張氏以宋景定癸亥十一月廿三日生師於湖
州德清縣能食不茹葷酒六歲始能言但從其母誦法華經

於人世事情無所知姿貌疑然志若有所待年十七有禪者
過之誦高峯上堂語曰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師勿言曰
此大善知識必能爲人技釘去楔耳能與我往見之乎母驚
異之略具衣裝與之行見高峯于天目山師子巖之死關爲
童子峯謂之曰汝所持何多爲師曰以待寒暑峯曰學佛者
不如是師即刻盡以散諸人乃令提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
因名之曰從一他日峯爲僧舉牛過窻搥話師聞之忽生大
疑叅究不倦一日告峯曰上極天宮下窮水際盡大地一琉
璃瓶峯曰莫作聖解他日過鉢孟塘見松上雪蔭有省即詣
峯呈頌曰不分南北與西東大地山河一片雪聲未絕峯痛
捧之不覺殞身崖下懸崖壁立人意其必絕同學明通捫羅
接磴以救之則已出山半無所苦也謂通曰我往江西見欽
公去也通曰汝辜負老漢棒矣力挽之還即與通還山之西

禪庵自誓曰我七日不證則決去矣遂直壁忘廢寢食夜
則攀樹露立達旦未及所期豁然大悟馳至死關呼曰老和
尚今日瞞我不得也呈頌曰大地山河一片雪太陽一照便
無蹤自此不疑諸佛祖更無南北與西東明日峯上堂云我
布縵天大網打鳳羅龍不曾遇得一鰕一蟹今日有螭頭虫
撞入三十年後向孤峯絕頂揚聲大叫且道叫箇甚麼舉拂
子云大地山河一片雪師便奪峯拂子爲衆舉揚訶勵同學
辭不少遜復曰盡大地有一人發真歸源從一皆知之峯歎
其俊快有僧叅峯次峯令見師曰驀直去其出言大抵如
此父叅者愧之幾有命如懸絲之慮遂歸德清其母爲賣簪
珥同入武康上柏山結茅以居人見其渾俗固測其意越五
年還山見峯云云太有人見你拖泥帶水師曰兩眼對兩眼
遂薙落峯改其名曰了義元貞乙未高峯示寂師亦薙晦或

游禪林頽然居下板孤峭巖峻不假借人辭色或觸其機鋒發言如奔雷諸方客衲莫不驚歎居不擇地隨寓而休而律範大開凜如氷雪所至四衆歸重公侯貴人爭相迎奉無虛日師子正宗禪寺索請住持若不聞召未嘗受請立僧而成尊之曰義首座云中峯本公大揚高峰之道烜赫昭著法席之盛中外罕及至治癸亥棄衆而化同門布袍雍公見地明白提唱超卓而去世更久後泰定三年師勉詢衆請歸坐祖庭者一載所謂正宗禪寺者也衆學之衆輻湊而至或示衆曰除却語默動靜道將一句來又嘗曰一息不來向何處安身立命然或嬉笑怒罵懶言穢語人所不堪或不因勸請自肆談說或成頌偈不待思惟應機而發人所莫測元統元年歲除日師忽謂從者曰有一件事天來大你還委悉麼良久云明日是年朝正月六日詣法塔西指空地曰更好立箇無

縫塔其晚與禪者談笑至夜分乃曰老僧明日天台去也禪者曰某甲隨師去師曰你走馬也趕我不及翌早踉蹌而化世壽七十二僧臘四十有九後七日藏其全身于師子巖之後雲深庵化之日雷砰雨射白晝晦膜葬之日雪花繽紛林木縞素送葬者數千人悲慟哀戀聲撼山谷初華公示寂會葬齋次師笑謂衆曰後十二年更爲老僧一會至是十二年矣至順二年七月

文宗皇帝聞師道行有詔命宣政院使普香幣入山宣問勅有司加護元統二年八月中書平章政事御史大夫撒迪奉今上皇帝明詔賜號佛慧圓明正覺普度大師璽書至山師已不及見也前往持普慶禪寺正印本蒙古人歷徑山第一座以常侍香其席與同志以師事實求塔銘後二年鄧陽張善式從本公游居天目最久結輯師生緣悟由語錄平

實可考乃按而序之集昔當與師相見於吳郡忽已十七年矣周游南北退處空山思欲載見如師之高明洞達者不可復得慨觀古昔祖席之盛接人之的何其宏偉卓絕哉虛空無盡佛法無盡有能得是傳者集雖老猶將往問之故爲之銘曰

傳法正宗臨濟最弘汾陽慈明揚岐大行佛果二子雙樹齊聳區區東南雷動海湧密付心傳惟證乃知孰爲之祖孰爲之師巖峯之巔師子返擲我見其人斷崖千尺華草金身說法熾然無當吾幾我非不言堂堂天目鼓鍾朝夕龍象人天游宴良息前際既往後者未來我於其間重開一闢天子有詔於赫嚴護使未及山委席不住山高雲深靈骨在焉摩尼滄海朗月中天

鐵牛禪師塔銘

衡州酃縣靈雲寺鐵牛禪師去世二十六年其弟子智溼自吳越行乞歸茶陵謀建禪師之塔以天目僧惟則所述狀來求爲之著銘集於湖海間方外之士其學有所不能盡知而來求者隨分贊歎使天下後世有以觀夫一時人材品節之盛也初予得鐵牛病後普說而觀之歎其用工之實動見地之實到漢語人也以其踐履經行之真實無假借無掇拾無崖險以驚眩誅節於魑魅魍魎狐兔虎狼之窮山曾不事奔走酬應居大剎以爲崇其從之者實爲死生之事以求決擇激厲誘掖必有實得而印之非有所因藉推引以爲衣食進用之計者也予早出仕蹤跡不得至湖南吾師以告寂常恨不得相見而予亡弟前進士繁仲常父少年宦學清湘嘗一見師師告之曰此事最好著到亡弟儒者也亦於師言有所感焉是以予甚欲知師之始末而不能得也今以是相羈而

則之言鑿鑿金石凡所紀載不待隱括叙而錄之無愧辭矣
師姓王氏諱特定吉安太和人故宋戶部侍郎贊之九世孫
也以嘉熙庚子八月十一日生自幼掌血不接於喉吻清苦
剛立而世緣頗奪之咸淳庚午年三十一矣始得從首庵勤
禪師於其鄉之西峯寺乃得剪髮如其志既而雪巖欽公禪
師住宜春之仰山師往事之服頭陀行聞巖公上堂云學者
工夫七日夜一念無間眼不交睫而無入處則老僧為大妄
語師默有所領迅厲奮發巖請師主東淨師為衆僧滌廁等
是年堂中僧多病痢下師悉力扶持亦染其疾居涅槃堂醫
以為不可為師乃內自省究平日所得所用盡不得力師取
觸器於屏處危坐其上勺飲不入口屹然如山經兩晝夜不
動其三日一念無生前後際斷四日至七日動靜一相不生
至二更盡忽見山河大地漏界如雪天明月乾坤包不得久

之聞擊木聲通身大汗而愈見堂中然燈草即頌之曰脫皮
脫骨體白如玉未點已前河沙遍燭自信踊躍不已振衣扣
方丈通悟巖連舉公案詰之應答如響乃示偈曰昭昭靈靈
是甚麼取得眼來已蹉過廁邊籌子放光明直下元來只是
我則癸酉歲之六月二十四日也居叢中六年當我 國朝
至元十五年之戊寅巖於卍字堂前以衣付之有偈云無相
福田衣我今付與汝悟明心地後如龍吐甘雨自是從大僧
歸堂脇不沾席者又六年一日聞上堂舉亡僧燒了向其處
去自代云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言下疑情蕩盡身如踴
高丈許衆退即詣方丈曰適來和尚舉揚般若直得法堂前
石獅子笑舞不已巖云試道著師云劫外春回萬物枯山河
大地一塵無法身超出如何舉笑倒西天碧眼胡巖巖面前
卓子云山河大地一塵無者箇你師作撒倒勢巖云云一采

兩養及入室問云親切處道將一句來師曰不道處云爲什
麼不道師拈起手中香合子曰者箇得來不直半文錢處云
多口漢巡堂次師以楮衾裹身而睡巖召至方丈厲聲云我
巡堂汝打瞌道得即得若道不得即趕汝下山師隨口答曰
鐵牛無力懶耕田帶索和犁就雪眠大地白銀都盡覆德山
無處下金鞭巖曰好箇鐵牛遂因以爲號二十五年戊子歲
師遊衡陽之酃縣有桃源山者頗險絕邑人嘗寨之以避兵
天兵至招之不服盡殲諸其下骸骨狼藉自是無過之者畜
聚怪毒傍近甚畏其害師至衆請居焉師與其徒數人茆舍
其間風雨昏暮狂獸異類號呼環繞師喻以迷悟因緣且授
之戒其怪遂息酃素不知禪學邑長伯顏令程公相率入山
受教而豪強者亦來盡禮瞻拜邑人尹桂芳與其族人捨地
段德祥父子等創剝割田以爲先倡營構日盛爲大精藍四

六禪初踵至寺曰靈雲者因桃花而命之也鍾鼓既設大弘
雪巖之道儼然一大道場矣行百丈清規亦略其繁細以爲
有妨於工程也行參坐究以身先之其將有覺者則躬候其
時而發之嘗因僧病次示之曰參涅槃堂禪正是當人捨身
命處直使如虛空不挂纖毫念方有自由凡其警策激切類
如此然勘辨之次棒喝正令則不輕許可矣其得法弟子若
豫章般若之世誠瑞州南山之智清天臨皇慶之克紹白鹿
之師念韶陽南華之志規江陵資壽之福越臨江福林之永
椿皆得法於師者巨徒梗衆各得其遺風焉度弟子凡七十
餘人師之友曰陟崖惑公魯山慧公生同里同時爲僧又同
得法於雪巖而惑公開法於其鄉之六字峰與桃源法席相
望二百里近出巖之門者何其盛哉師於貧病凡庸誘而接
之皆無所遺缺西庵之後建普濟之塔盡歛山之遺骨而瘞

之僧之終於其寺與鄰近之人歿而無歸者皆得藏焉其用心之慈普如此壬寅之冬師將示寂作長偈以屬學者弟子正悟結庵於茶陵曰雲居距靈雲四十里迎師度歲明年正月十五日化去遺命火葬弟子不忍也奉全身歸靈雲以陶器函蓋而歛之瘞諸西庵越三年啓而視之坐如生爪髮俱長云泰定甲子移葬於寺北三十里曰沙潭今營塔所也是行也涇與其徒時發俱來予問之云先有鐵耶先有牛耶涇曰先師親見仰山來予笑曰吾試與汝略模畫之因歎曰師用盡平生之力與巖翁相見但得碧眼之胡大發西天之笑堂前獅子不勝起舞之歡果何干涉乎噫微笑密傳久奉七徵者猶有待於刹竿之倒西來直指通宵立雪者曾不辭於斷臂之艱獨療方甘於墜石馬駒何事於磨磚一花五葉之分披善巧多端之方便然一字之閑五位之貴心識指要義

海暗機傳者寥寥每興翹企若夫大機大用全收全收肇開河北之原近接汾陽之曲乃有間開微服跋涉殊方化行東南威振江海華公虎丘之嫡子兼揚大慧之宗風子孫衆多班班可考遇風即止之歎吾不能不慨然於近歲焉嚴坐禪一歲銀山鐵壁以無爲門非萬全牛之力猶恐無纖毫之分以相應也乃其門者或得之於咳唾之間或顯之於語言之際豈大法幢鳴大法鼓豈止一人而已哉信其七晝夜之言行其七晝夜之事師言不妄表之後來則惟吾定公也哉噫曳履長廊之松風閑話方爐之夜雪吾不敢輕於初學亦有堅持勇進能如定公者乎吾所以歷叙是事傳之方來蓋以爲佛法初無繫綴於人而不如是不足以得之也雖然漸源真靈骨於道吾洪波白浪必有爲涇言者乃迷贊以爲之銘曰

我觀古尊宿刻苦成佛道勞辱病穢惱諸不堪忍者如墻壁木石不著亦不礙專一如虛空亦無虛空相如是七晝夜塵勞乃真息如師之可見淨如雪中月無有山河休宇宙可包括剎剎見法身佛說衆生說如是兩六年履踐悉直實以我真實行所證亦直實以直實化人得首無虛妄靈雲挑花海巖靜無變異夫人非人等一攝一切攝凜凜金剛王過去不思議名巖如楞伽莫可至其頂偉哉顯明雄一見更不疑拈草作梵剎帝釋之所贊來者如密霧一一爲法故一一接法流不昧其初心分座導諸方其法無別二不遺勸請勤留此摩堵波見師真實相無在無不在世間文句身贊歎不能盡

道園學古錄卷之四十九

道園學古錄卷之五十

方外集六

碑

雍虞集伯生

真大道教第八代崇玄廣化真人岳公之碑

國家混一海宇兼進群藝俾各得自致其功罔或遺佚是故禱祠禮讓之事有屬諸道家者其別數宗而真大道者以苦節危行爲要不妄求於人不苟侈於己庶幾以徇世矣俗爲不敢者昔者金有中原豪傑奇偉之士往往不肯嬰世故蹈亂離輒草衣木食或佯狂獨往各立名號以自放於山澤之間當是時師友道喪聖賢之宰湮泯斯盡惟是爲道家者多能自異於流俗而又以去惡復善之說以勸諸人一時州里田野各以其所近而從之受其教戒者風靡水流散在郡縣皆能力耕作治廬舍聯絡表樹以相保守久而未之變也

國朝之制凡爲其教之師者必得在禁近號其人曰真人給以印章得行文書視官府而真大道教者則制封無憂普濟開微洞明真君劉德仁之所立也以弟子嗣守其業治大都南城天寶宮又嘗得郡置道官一人領其徒屬與全真正一之流參立矣今其第九傳掌教真人張清忠者世家關中其譜則橫渠氏之族姓也事親至孝制行堅峻嘗掌教矣猷謁請逢迎之煩逃去之久無克充其任者朝廷重其名實遣使事訪給驛致之既見度不可辭即舍所賜傳徒步入京師深居寡出人或不知其面著書以名其孝文多奇奧貴人達官來見率告病伏卧內雖有金玉重幣之獻漠如也或拜伏戶下良久自牖間得一語而去已爲幸甚過望至於道德忠正縉紳先生則納徒杖策往見不以爲難時人高其風至畫爲圖以相傳翰林李士真公嘗移疾假館于天寶宮之別業其

徒以真人道行記請吳公之言天下學者所尊信因必其可書者以遺之其徒爭取以摸刻諸石遠近且十餘所真人聞而惜之曰始吾學道豈求名哉遽止之不能也則來者告曰木則有本水則有原矣吾師之隱德未傳聞於世而吾獨以吳公之文行是旣爲吾弟子先矣惟先師之事今吳公歸老臨川之上念不可復以強之請子爲之辭予旣思吳公知張真人事必敬重之乃授其事而爲之次第曰真大道第八代師曰岳真人諱德文字

父曰得慶故家絳州翼縣娶澤

州王氏兵間遷涿之范陽令爲涿州人生三子真人其季也將生時其母夢老人皓鬚長身冠劍壯偉告之曰當繫寄母家矣明日州人見有青氣西北起若自天來者奔從氣所往視之則岳氏家也氣止而真人生歲乙未之九月十九日距今九十二年矣生而雄渾稍長不爲兒嬉性不嗜酒食肉亦

絕不啖年十六辭親入道龍陽宮其父原慙人也事稼穡惟
謹心甚是之而長兄興方以才勇爲行軍百夫長疑其情也
驅而置之行伍之間非其志也是時五代師大玄鄺希成真
人居懷來水峪之太玄宮往依焉十八受教被其冠服漸領
其文書谷帛之事又主四方之來受其戒誓者太玄甚重之
而其父母且老從真人於水峪事太玄後皆泊然委蛇其徒
稱之太玄之化去也密告其六代師玄通孫得福真人曰岳
生其八代乎第七代師順真李德和真人之掌教也署爲法
師充教門諸路都提點以副已也至元十九年十月真人所
焚香爐中有異徵方怪之而李師升堂集衆以教事付真人
曰先師之囑如此遂以二十一年 宣授崇玄廣化真人掌
教宗師統轄諸路真大 道教事又賜 璽書褒護之自是
眷遇隆渥 中宮至召見親賜袍馬安童丞相嘗病其人視

之立差時甚神之 諸王邸各以其章致書爲崇教札助者
多至五十餘通而 實都而王又爲初庫藏脩宮宇廣門墻
充田畝始冠與衣間飾金寶極其精盛元貞 年加封其祖
師錫賚尤厚使人立碑棣州冠劍所藏處是年奉 詔修大
內延春閣下賜予徧及其徒而真人以大德三年二月化去
而升仙矣始涿有童謡云涿有八岳父老莫之解也後真人
號岳祖祖蓋其徵云而岳氏由真人父子入道自其仲兄得
元以次子孫女婦從其教數十人焉吾聞其徒云西出關隴
至於蜀東望齊魯至于海濱南極江淮之表皆有奉其教戒
者皆攻苦力作嚴祀香火朔望晨夕望拜禮其師之爲真人
者如神明然信非有德行福德者多不足當其任而真人時
常使人行江南錄奉其教者已三千餘人庵觀四百其他可
槩知矣銘曰

道之大行天下爲公獨別其真孰異於同民之好逕前哲攸
病盡塞多岐以會景行我保肫肫補息泯泯弗鑿弗割泯然
樸淳萬爲日滋莫而止故憂世者去彼取此深宮渠渠千
靈來居神師教言按筆有書敬共奉承徵信玄契導和以興
涿鹿之阿樂丘崔嵬矧畏疵癘鞭風駕霆肅其能來贊我泰
定億萬千禩何以著之刻石垂紀

陳真人道行碑

善爲老子之學者泊然而通介然而容燭乎幾而不作於用
適乎變而不阿其從至自外者漠焉不爲之動存乎中者淵
焉不見其窮冲冲乎充充乎執之則無方建之則有宗者吾
得一人焉崇玄冲道明復真人陳公先生也公弱不好弄靜
居若思昆弟三人旣喪父伯氏以儒顯仲氏能治家以爲養
其母某夫人知公志從師龍虎山玩心希夷爲學日約人

真測其所至而其所造亦莫自知也及來京師天下英俊咸
在從而締驪者若飲醇而欲甘豪者靡機者弛有其能者莫
不慊然自失而退若公者非古所謂德人者耶公始辭母出
家雖遠去而未始頃刻忘嘗思報親之大者而盡心焉而人
所見者晚歲歸爲親壽燕樂親戚鄉里累日人人感動及歿
奔喪治葬哀毀如禮故開府儀同三司張公留孫歿公以弟
子諸孫護喪歸開府朝之大人舊臣喪所過傾官府走士庶
弔奠無虛日公摧盡中情凡役具辦人又以爲難能然公再
罹鉅創形氣向柔而爲生之道傷矣蓋還京居五年洵煉清
虛一旦化去隤然委順弗撓弗怛天曆二年四月四日也年
五十二師友哭之慟大夫士來弔者皆失聲凡爲其道者哀
思之不忘無間言初開府公受知
世祖皇帝肇設玄教身爲大宗師擇可以受其傳者非奇村

異質不與也今大宗師吳公全節元貞大德中爲

天子禱祠名山見公於上清正一萬壽宮歸以告開府遂召
以來深得開府心歲從 車駕行幸嘗察罕海有 旨禱雨

大應故

武宗皇帝

仁宗皇帝

興聖太皇太后皆知公道術宣授其法師提舉崇真萬壽宮
進授提點遂封真人兼領龍興玉隆萬壽宮又領杭州宗陽
宮開府之師弟子得封真人者十數人而張公吳公夏公文
詠以真人居大都崇真萬壽宮典司玄教公之封真人也贊
書以四傳屬之而遽止此其命也夫公好讀書而樂接世務
其居在宮中最幽迥庭中草木無所剪治花實時成云以
觀化好爲詩清麗自然有足傳者 道書丹經大洞玉訣

靈寶黃籙齋科等書皆極精詣其徒受而習焉嘗道抗杭方
早徧禱弗應行省丞相荅刺罕候公以爲請公坐爲致雨告
足杭人至今道之公又能論人生甲子推之以言其禍福壽
夭奇中人異之公不以爲事亦未嘗言也公歿時篋中有書
數卷耳幾無以爲歛自附身以至於還葬皆吳公出私財給
之奉喪歸其里者馮瑞京徐慎初其墓在某處葬以其年月
日提點舒某 某來求銘舒張馮皆公以次相傳之弟子徐
從游者也予與公爲方外之交者三十年最知公故宜銘公
諱日新字又新 饒之安仁人祖諱某父諱某銘曰

真人棄醫忽其登天上薄太霞下蹴紫煙寶化而消名在世
間我哦其詩琅瑯相宣秋高露零素華娟娟松有茯苓石有
醴泉來食來游待以歲年雨入于田雲復于山泯泯淒淒曷
窺其玄城郭孔固何日一還燕樂曾孫有教有言我銘在茲

九萬彭君之碑

九萬先生彭君南起者廬陵人六歲能記誦經史其父携之至豫章西山又六歲入城府學於紫極宮遂爲道士稍長游湖湘既歸有文名尤長於詩臨川崇仁西北四十里有仙祠曰上方觀觀之主者陳復宗見而異之延而客之親之譽之使其長老友之其卑幼事之爲父兄時人蓋莫知其意也故翰林學士臨川吳公澄摺紳儒宗海內之彥及其門者甚衆方外士以清通博雅見知遇則末有如君之無厭無倦者也予雖寓臨川而居家之日少徒從君於文墨議論不知其他在史館時有自江南來者言君得神仙術閉門修之三月覺有氣汨汨從中起稍引之其動如風其煖如火以次周其身如貫珠然久之有歸如明鏡止水身心泰然若與大虛爲一

或肅味以樂或簡默以居凡俗疑其爲狂病云釋氏之宗本卑因果之說而其徒脩儀範爲世人求福田滅罪業其文甚多君見而笑之取其所爲金剛供儀者一筆數千言依其節奏而開以法要佛理粲然凡情豁焉子見之固異其有所得矣後聞其東出閩嶠過武夷至于海際以爲古仙竒藥往往在是蓋有所訪云予既歸田始得至所居留久之乃敢問之曰子聞近世有成仙者宜春玉谿李簡易先生其人也信國趙丞相之子淇嘗面授其說予偶見其書子之游湖州聞其說乎君啞然笑曰吾危得仙矣不欲與世俗爲異也文心之老願進其方乃扁其室曰青城真寓以待予來而予未之能從也邑中有富家棄妻子變居室爲道家祠宇其教之師采其意上聞而請君主之從之居三月忽往紫極宮留三月與所知別遽歸上方所居之山房而委蛻焉時仍改至元之元

年十一月九日也年五十有二有詩文若干卷道釋儀文若干卷西去山房數十步有支龍焉隱然其隆廓然其容松柏梗楠鬱乎蒼蒼良田清水隱映左右蓋嘗與子采蘭於斯也其弟子陳子靖龔致虛請予觀之師尊康克明表用宏以所遺冠劍藏之其友戴衍其從子從之學道者大年請予書其遺事而識之君族本出唐吉州刺史玕君在時嘗求予識其父墓頗詳上方爲郡邑之望重焉至者不絕自得君也聲聞日重部使者張策以大儒卓行自居歷所部採訪荒過之留君舍論民事疾苦與政令所宜汎論經史古今治亂天文地理之說至于儒行道要語至達旦不能相舍去嘆曰道家乃有斯人哉至京師爲予誦之則吾九萬君也陳復宗將老出黃金散諸弟子皆有所囑亦有以與君而笑曰惟子所爲復宗歿數年君集衆而告之曰師鄉所與金有客化易致息倍獲

具在此其爲觀中賈田以食衆吾無用也然後人服復宗之知人云戴衍曰公幸爲詩以招之去之千年必能爲其一人來也乃爲之賦詩詩曰

天之蒼蒼其有涯耶九萬其程孰羽儀耶大羅之鹿旂峯旆旆膏田丹井靈氣所會有芝有蘭爲秋爲春子去不來白雲誰隣噫後之人善視松柏我作新詩永鎮玄宅

倪文光墓碑

至順二年夏予扈從上都吳郡倪瑛與其弟瑛使人持張先生貞居之書來求製兄文光真人碑銘前十年予從表兄臨叩魏君起客吳中爲予言文光之善旦日部使者過其門而見之表其堂曰高風托予記之予爲之言曰嗟夫士或困於窮愁放逐力有所不得爲則自托諸仙人道士以爲解苟有可爲焉知其將無不爲乎唯德慧術智可以有爲而有所不

爲脫然遺世獨立庶幾其爲高風者乎若文光之所就邵使
者廉問所至表之敬之爲宜云後予直翰林聞朝廷賜文
光以真人之號歎曰名者實之賓文光之高風旣達矣乎不
知其未及受命而歿也貞居脩大洞秘訣句曲山中與予有
栖道之約者也今實以書來請而瑛璉又知好文學予敢愛
於言乎按輩昌王仁輔狀文光姓倪氏系出漢御史大夫寬
宋景祐中有諱願者自西夏入使宋不還徙都梁子孫漸多
聚族以居其里遂名倪湖建炎初其曾孫益渡江至常州無
錫居梅里之祇陀遂爲無錫人益生及俊生淞淞生將仕郎
椿椿生炳世積陰德族大以厚寔生昭奎是爲文光真人也
母邵氏始娠文光夢異僧持械至其家及生有光夜赫然出
屋上鄉人以爲火也操具昇水四奏至則知非火也其家固
已異之稍長入鄉校校師常絀其問辨爲歌詩興趣自然有

出世之意善相者過之告其父兄曰是兒不策勲萬里亦且
標名九霄矣文光頗以此言自信經史之外凡瞿聃之書至
於輿地象胥之說莫不精究及冠雅志屏華絕欲獨念無他
兄弟備養不忍舍其親而去耳元貞初東平徐公琰按察浙
西招文光議幕中甚奇之薦諸行省授學道書院山長吳人
祠子由題也因爲立學官焉文光訓授有法又出私錢更作
禮殿及祭器士子畏愛之秩滿用薦者當遷官文光慨然以
爲不足則有務於外吾安所不足使吾心茫然無所主以身
從極枯乎謝去薰俗以黃老爲歸久之二弟生且長文光曰
可矣去從金先生應新爲玄學又從餘杭王真人壽衍游即
弓河之上作玄文館祠老子而事之以二尹子元桑子莊子
列子規制弘敞玄教大宗師張上卿偉之召而薦諸朝以親
老弗欲出上卿亦不之強也署文光爲州道判又進道正以

領祀事州人屢以水旱請禱之靜嘿內處而時變外應人莫
窺其際蝗出境中文光為鄉錫山祝之雲族而兩蝗悉入具
區歲大熟長吏列上其行業至大元年有 旨以玄元館為
觀賜號元素神應崇道法師為住持提點二年宣授常州路
道錄延祐元年有 旨陞玄元觀為玄元萬壽宮仍住持提
點杭州路開元宮事明年特賜真人號是為玄中文節貞白
真人命及門而文光已遷化則天曆元年九月十四日也文
光既服道士服然執親之喪亦遵程子朱子所脩禮用古葬
法亦不徇流俗為祠以奉祀又為永思堂於錫山以瞻望其
祖父之始來居者母夫人且老文光築室先廬之近歲時歸
養親燠寒飲食之宜得親之驩心焉二弟尤淳族人里中子
弟不暇教者為義塾教之歿不能葬者葬之貧無歸者資遣
之大夫士相見見其儀觀軒特襟靈虛曠未嘗不嘆焉晚自

號玄中子或稱初陽真逸別有清微館於錫山之陰蓋將神
游寥廓又為棲居曰棲神偉觀又臨黃公澗左作小蓬萊之
亭右為天淵之亭自擬於陶隱居之聽松風也又卜霞步峰
下為栖神之地築室種樹高風堂在焉句曲自茅氏兄弟歷
陶隱居司馬承禎世有傳授今劉君大彬奉其大洞經法為
之宗師文光晚乃從之遊每一造之彌旬乃返神契冥感句
曲人愛慕之而文光有遠舉之志矣前解化數日召二弟屬
以善守先業事母夫人召弟子單宗玄屬以傳法度之事以
九月九日會親友于清微館登惠山絕頂下睨五湖揮手謝
別後五日宴坐玄元方丈道室翛然蟬蛻顏貌如生春秋五
十雖其今聞美譽表於鄉里達於四方淡泊絕欲以終其身
非所謂卓行者耶國家崇尚玄教其位號自法師為真人始
自禁廷錄旨職以寶璽而賜之其重目中書書制而命之所

謂宣也其位望重矣至若真人者多在朝廷任祝釐之事不然亦當以釐事入奏則命之文光高居雲海之上林泉之間跬步不踰於戶庭而君命狎至遂躋清顯非名實素孚者曷克爾耶昔玄靜先生之終也柳識之文不加多顏清臣之文不加少後世並稱焉故酌其宜而爲文光之詩詩曰

錫山之原其土阜溫麓有嘉泉泓渟弗奔敷潤千里升爲雨雲濯濯秋明煦煦晨曦卉木清妍庶生並繁含景抽英出爲真人抱道以居孝友具存貞館邃嚴金碧琉璃雲霞蔽虧日月吐吞消搖庭戶高風遠聞天書玉章來於九門霞衣金繩珮切瑤琨受命于家三接彌尊淵潤巖輝襲體瞻暉稼穡有秋桃李何言句曲之虛有秘洞文攝衣來登受道神君飛步太霞下卻塵紛審于九淵歸息天根鬱鬱丘園遺劍在焉寥廓歲年永懷孤鶩

墓誌銘

玄門掌教孫真人墓誌銘

真人道行著于天下其最可傳信者延祐二年夏禮部尚書元明善代丞相禱雨長春宮真人曰明日雨徵至須丞相上章自言憂民報國之意小得雨尚書即爲章往白丞相丞相病在卧内使人取章入署名付還真人一見告尚書曰章觸婦人手且得罪寧敢望雨乎使人問丞相門下果然二人恐懼拜伏請罪久之退齋宮俟命夜半真人曰上帝念民無辜賜之雨三日果雨三日尚書儒者盛貴人不覺屈膝拜之後建法主殿于宮西朝廷命國工塑像而元公爲之碑五年夏中書叅知政事王公桂禱雨亦如之與聖宮遣重臣醮雨長春七日正醮雨大至所遣重臣真人曰勿憂也比祭酒雨止月星粲然皆以聞後上見真人目迎送之曰真仙人也命圖

其像屬翰林學士承旨趙公孟頫爲贊以靈識之陝西行御
史臺都事吳君昉僉陝西廉訪司事張君翥在鳳鳴見真人
爲李氏修醮五色雲覆其壇二日迺已皆記以文渭溢岸壞
漂廬舍民走告真人真人爲至水次登壞岸衆危之然水立
止此皆有文書可考歌詠以百數若此者不可盡書也蓋真
人端靜貞一自然感化如此非有神怪譎幻者也故君子信
而傳之真人諱德或字用章眉山書樓孫武諸孫年六歲造
終南祖庭穆真人坐下十一歲爲道士事天樂李真人與同
輩執事未嘗忘讀書景陽楊公奐然見而異之 猶子誠
明張真人淳和王真人洞明祁真人 張真人掌教時皆
親禮用之

世祖皇帝時命真人從親王匡西服
成宗皇帝命真人分教秦蜀間

武宗皇帝賜真人號

仁宗皇帝累加恩命召至京師掌道教號曰特授神仙演道
大宗師玄間掌教輔道體仁文粹開玄真人管領諸路道教
所知集賢院道教事推恩封其師若祖于洞真爲真君高圓
明李天樂爲真人穆王一師爲真人終南山重陽宮者全真
之祖庭也至真人居之始大修飾 天子爲出尚服賜之鎮
其宮甘河祖師遇仙處也真人奉詔建橋以寓度濟來者之
意其役甚大又詔元公明善製碑文七年得請于上歸終南
優禮送之至治元年秋夢賦遊仙詞飄飄有遺世之意八月
五日化去壽七十九有希聲集行于世九月十二日瘞之仙
遊園明年其弟子任道明張若訥顏若退趙道真景若冲等
來請銘銘曰

眉山之陽詩書故家篤生真人爲國光華於繁有文獨以道

著號曰真人天子所予真人燕居雲間日舒物不疵厲容容
于于真人出游靈風前除塵埃廓清百神爲驅天子有祈真
人致之曰兩曰暘天亦不違盛德之尊豈惟玄門紛紛鄙涼
亦皆寬敦終南峨峨仙游有石我銘識之過者必式

黃中黃墓誌銘

黃君元吉字希文豫章豐城名族父某母吳年十二入玉隆
萬壽宮事清逸堂朱尊師朱歿其師王月航尊師而教之王
尊師嚴潔清儉有古人之意善醫藥施謝之積粗贍即閉門
絕來求醫者希文請授其術以爲業王尊師不可曰吾非有
靳於子也顧醫道甚精微識慮稍不至則人由我而死非易
事也將以此爲利益不宜若幸得舍此不爲異寡過耳誠慮
返累子不如歸求清靜以自致也王尊師歿久之西山中有
劉玉真者本質行老儒隱居深僻有神明之遇曰晉旌陽許

公千年龍沙之記今及其時而劉則八百仙人之首云獨重
希文以爲可託及去世以其傳囑焉蓋其說以本心淨明爲
要而制行必以忠孝爲貴而已希文事劉先生如父事其夫
人如母苟遠去飲食必祝之而後嘗舉其言如臨天地鬼神
乃即其山作玉真隱真洞真三壇以授弟子至治三年又以
其說遊京師公卿大夫士多禮問之莫不歎異明年泰定改
元嗣漢三十九代張天師朝京師廷臣薦希文者曰中黃公
剛介堅整長於幹裁向嘗都監其宮治衆嚴甚人或不樂而
士田之入廬舍之完公而成功昔爲忤者更交譽之親之其
後從玉真翁得旌陽忠孝之教益折節就冲淡爲達人誅公
前席宜表異之乃爲書請希文爲其法師玉隆方壽宮焚脩
提點未行玄教大宗師留之崇真宮期年將以其名上聞奏
且上有 聖書之賜而希文脩然高居惟以發明師說爲已

事古所謂清虛日來滓穢淨盡者蓋庶幾焉十二月十一日
爲書寄別其弟子陳某等而命其從者曰今夜子時當報我
及期從者以告希文曰吾返玉真之墟矣明日用人淨吾骨
於城東門外薪盡火絕有風南來者吾報汝也已而果然從
者負其遺劍歸藏西山希文在世五十五年爲道士四十年
度弟子若干人授淨明忠孝之教者人衆不可備列趙中山
嘗與希文俱來爲之言曰子爲銘其藏予重趙君之請故爲
銘曰
西山之墟古仙宅奇蹤一隱兩五百陽晶發輝表靈赫我興
受書繼玄德長生不死爲世則忽焉去之不可測鏘金爲音
玉爲畫表歸其土墳元極

張宗師墓誌銘

至治元年十二月壬子開府儀同三司上卿輔成贊化保運

玄教太宗師知集賢院事領諸路道教事張公卒于京師年
七十有四明年三月辛未歸其喪于廣信之貴溪將以泰定
二年十二月十四日甲申葬于南山之月嶠其弟子吳全節
以事狀致書虞集曰維玄教本始于我太宗師今忝承嗣之
重誠不敢怠維太宗師有行道願刻石玄宮以著無極謹按
公諱留孫字師漢姓張氏其居貴溪自高祖戡始上溯唐宰
相文瓘十七世公生有奇質長七尺餘清峻端重廣頰美鬚
髯音吐如洪鍾周游四方見者異之相師曰此神仙宰相也
從伯氏聞詩學道上清宮江南內附與三十六代天師宗衍
入朝

世祖皇帝見而異之召與語稱旨留侍左右給廩餼供帳從
行幸上祠幄殿

裕宗皇帝以皇太子侍風雨暴至衆駭懼詔公禱之立山

上幸日月山 昭睿順聖皇后病甚 詔公禱之即有奇徵
病良愈自宮禁邸第大臣之家皆事之如神明 上命公稱
天師公言天師嗣漢張陵有世系非臣所當爲乃號公上卿
命尚方鑄寶劔刻文曰

大元皇帝賜張上卿兩都皆作崇真宮賜園田命公居之號
玄教宗師佩銀印用公奏以天師宗演爲真人掌教江南分
集賢翰林爲兩院以道教隸集賢郡置道官用五品印宮觀
各置主掌爲其道者復之無所與 上用言者焚道家經
裕皇以公言入告 上爲集廷臣議存其不當焚者而醮祈
禁祝亦不廢岳瀆既皆在 天子封內即使近臣從公徧祠
名山大川訪問遺逸勅百官饒之國南門比還所薦論
上皆以名召用有司議開河京城以便漕者未決 上召問
公乃可其奏大臣聞公論傷財害民之故乃至躬負畚鍤以

爲民先河成至于今使之公非洗沐不得遠去惟帳每出輒
勅衛士載腰輿歸公是時天下大定 上思與民休息公曰
論黃老治身清淨在宥天下之說深契 旨意 上將命相
召公以周易筮用完澤得同人之豫公曰同人柔得位而應
乎乾君臣之合也豫利建侯命相之事也願 陛下勿疑完
澤既相遂受遺輔立身係天下之托者十有餘年誠由
世祖之聖宗社之福然與聞贊決之密事亦重矣是以
世祖末命以公舊德爲隆福宮而 隆福太后又以 上意
諭公善事嗣君也

成宗皇帝身復太平之盛致意天人微以持保其盈成謂道
家醮設事上帝其謹既尊信公則命爲之如其方終
成宗之世幾歲脩之內在仁智殿延春閣外則崇真長春兩
宮 上常親祠其上章皆親署御名每盡七日乃罷致白鶴

翔集之應史臣頌之然而星孛水旱地震之禱公猶以脩德省政之事懇懇爲上言之則非徒禱矣於是詔天下復用其經錄章醮加號玄教大宗師同知集賢院道教事又加特賜上卿

武宗皇帝即位公每入見上望見即亟召賜坐陞大真及知集賢院事位大學士上尋加特進時

太皇太后在興聖宮

仁宗皇帝在東宮並待以優禮

武宗

仁宗之生也公皆受命

世祖爲製名興聖宮記其事是以贊書及之進講老子東宮推明謙讓之道及

仁宗在御猶恒誦其言上嘗坐嘉禧殿顧謂大臣近侍曰

累朝舊德今爲誰乎未及對上曰無踰張上卿矣進開府儀同三司加號輔成贊化保運玄教大宗師刻玉爲印曰玄教大宗師印上手授公曰以此傳玄教之宗公年七十上使國工畫公像詔翰林學士承旨趙公孟頫書贊進入上親臨視識以皇帝之寶以賜公生日是日賜宴崇真宮內外有司各以其職供具宰相百官咸與焉興聖宮中宮皆有加賜明日公入謝因奏曰臣以山林疏遠遭遇

列聖恩寵顯榮於臣極矣深懼滿盈乞骸骨歸不允

今皇帝禮遇一如先朝重賜重書護之公年彌高感上知

遇未敢求去竟卒京師卒之日召弟子入室戒囑百言端

坐而逝三日始斂顏色如生手足溫軟輕若委衣事聞

上震悼遣使賻贈以禮興聖宮中宮使者繼至傾朝虛市來

會哭莫不悲慟及出國門送者填擁接于郊吟亭午霏霧翳

日冷風肅然林木野草人馬鬚髯車蓋衣帽簌簌成水花編素如一日京師至其鄉水陸數千里所過郡縣迎送設奠不約而集比葬四方平問之使交至自王公以下治喪致客未有若此盛者於戲

出祖皇帝既一海內盡得其豪傑而用之至元中羣策盡屈用集大成謀略商計武勇工藝之臣與公並立於朝者其遺言成績之存或遠矣而公歸然乃獨至今於是神孫聖子繼繼承承者五出矣四十七年之間大臣拜罷親近用事者更迭出入其善者固已至其子若孫若曾孫彼紛紛起滅於忽焉之頃者又何可深計天師神明之家也公爲奏其子孫之傳亦既四易况其他哉而公以一身對之無一日之渝改其於斯世何如也蓋嘗見公以高年其尊貴每入朝大官貴人或迎拜如事其大父而公之接士雖極困約者不爲敖情

累聖命公服皆泥金爲冠集重寶以飾直萬金織金文爲衣裳佩綬劔履貫絡珠玉而公常服取具澣濯上尊大官之

餽時至日備而食飲不渝中人朝廷有大謀議必見諮問其救時拯物常密幹於幾微未嘗以爲己功所薦用排解皆死生榮辱之大故而未嘗以語人其高弟門人多聰明特達有識量才器可以用世而退然奉其教唯謹師友之間雍雍恂恂如古君子家法然則公之道德其可窺測哉公既貴曾祖宏綱累贈集賢大學士光祿大夫柱國謚康穆父允德太中大夫同金紫光祿大夫大司徒上柱國謚康穆父允德太中大夫同知江東道宣慰司事累贈開府儀同三司大司徒上柱國謚文簡皆封魏國公公嘗以兄子榮祖弟子熙祖備宿衛後榮祖以邵武路同知贈其父庚孫秘書少監熙祖以衢州路同知贈其父廣孫玉山縣男而張氏稱魏國世家矣公之祖師

八人皆贈真人事見傳宗碑故弟子十人其二人爲真人徐
懋昭陳義高也今弟子五十四人號真人者七佩銀章者四
以宣命者一十六人余以誠何恩榮吳全壽王壽衍云云公
在集賢時集嘗忝論撰其館敢志而銘之銘曰
於赫

世祖受命維新建德興能以遺後人何文不揚何武不試
靡時邁疇克永世倬倬張公玉色長身疑其冠衣作帝外
臣小大有位瘁躬課效我則無爲作宗玄教日星宣明塵彼
不驚我柔百神佑命集成穆穆成宗肅肅

武廟歷資保贊仁考之詔道維賓師貴同孤公彼有成虧
我無汗隆盛德不墮寵亦隨至世多富榮安尊孰擬四十七
年坐觀物遷譬諸逝流其來源源

聖皇御極一是我顧不敢寧老棄徒俄去回光歛英飄風流

靈住來承乘陟降頌庭列聖在天鑒于孫子公在左右申
錫絕社大江南東阜隆液融升神返全有識其封皇錫篆玉
宗傳之守尚俾來嗣與國長久

非非子絕筆志

漢代所謂道家之言蓋以黃老爲宗清靜無爲爲本其流弊
以長生不死爲要謂之金丹金表不壞丹言純陽也其後變
爲禁祝禱祈章醮符錄之類抑末之甚矣昔者汴宋之將亡
而道士家之說詭幻益甚乃有豪傑之士佯狂玩世志之所
存則求返其真而已謂之全真士有識變亂之機者往往從
之門戶頗寬弘襟出乎其間者亦不可勝紀而澗飲谷食耐
辛苦寒暑堅忍人之所不能堪力行人之所不能守以自致
於道頗有所述於世者不無也爲其學者常推一人爲之主
自朝廷命之勢位甚尊重而溯其立教之初意同不同未

可知也予在北方數聞有爲其道者而不可得見如畫樓大
方兩孫公之世掌教略嘗與之游其山居者有汝州趙先生嘗
奉 詔至京師而得見之服羊皮大布之衣曾不掩脛而肌
膚潔白玉溫而雪明食飲其寡而其氣充然如春與人語辭
簡而意遠貴真處憂衆多智術者見之莫不泊然自失予是以
知爲其道者常或有人也歸田江上聞有蓬頭金先生者甚
高貌接其徒極嚴峻間嘗相聞往來武夷聖井諸山而不獲
相見則予與賀聖士歲一暮矣能無慨然於中乎昔人云千
里求王公聞是音而喜亦人之情也崇仁仙游山在邑東郭門
外晉王郭二仙人求其師浮丘伯之所歷也有余岫雲師者
居之終日與人相接而不失其介其中毅然不可犯而未嘗
與人有聲意曰使重子挈一簞入市人家見爲岫雲僅也輒
與飯一小器日向中簞稍滿即逐師弟子主僕烹水瀹而食

之而江東西高雅之流或道過或徑詎無不即岫雲之至若
分簞食共食無愧容無德色山下薄有田數畝隣人多助之
耕獲給不給亦不經意故常往來予金父而不厭問其生則
道華蓋山南谷人也年十五辭親入道於宜黃縣南華山昭
福觀既而歎曰託兄弟以養親從師以入道果爲何事耶辭
其師以去徧歷江漢滄海渡河循小東游乎齊魯至於燕趙
之間兩游華陰入終南登太白而後還予武當衡岳羅浮出
武夷過天台計其所自必有異於人者矣在温州寓同學者
之舍州郡命力士檣旱不應或曰此君不凡當可得雨羣起
之岫雲曰欲雨乎是日雨沾足亦不見其有所爲也郡中先
有教人學道者出妻子破家產乃可岫雲曰非道也復爾豈
室治爾田疇行人道之常而不累於心可也及歸臨川祥符
觀道士黃執中聞其風而悅焉舉玉清觀之人赴之仙游山

破屋數椽耳居亡何信嚮四至仙殿門廡陶甃竹石不約而
輯有山本閣者憑虛丈尺耳士大夫仙人過客就是以信宿
而去或至兼旬月亦不知其餅粟之無儲也岫雲未嘗讀書
而所言平易雅正故翰林學士吳公之夫人余氏岫雲之從
姑也仙游修葺略成吳公爲之記公嘗問爾之爲學何如以
顏子喟然章對始則恍惚難象而卒見卓然自立時至而自
化爾公曰佔畢終日未有如是舉者蓋深許之矣有爲作鍾
樓者岫雲來告曰樓成丐一言予游宜春之仰山以十一月
至家而岫雲前一月化去矣至元五年己卯歲之十月二十
七日也得年六十未沒時編與所識書別略無怛意其弟子
彭致中瘞諸山下予至其墓前致中以志幽爲請如悟鍾記
蓋自爲也乃使求石羅山之陽而刻斯文焉岫雲諱希聖一
字非殊子有偈頌普諭等致中山下人年少淳謹今係籍玉

清亦嘗游方江南道教之師署爲仙游山昭清觀住持提舉
云銘曰

六十而化藏斯丘孰云非仙乃其游微風落月山木秋簞食
屢虎王吁不留

道園學古錄卷之五十

至正元年十有一月閩憲幹公使文公
之五世孫所來求記屏山書院并徵先
生文藁以刻諸梓本與先生之幼子翁
歸及同門之友編輯之得在 朝藁二
十卷應 制錄六卷歸田藁一十八卷
方外藁六卷蓋先生在

朝時為文多不存藁固已十遺六七歸
田之藁間亦放軼今特就其所有者而
錄之所謂泰山一豪芒也先生前代世

家以道德文學繇成均頌臺史館經筵
侍應清要皆承平之日其所著述則
國家之典故功臣賢士之遺蹟在焉歸
僑臨川塵慮消歇日與四方之賓客門
人子弟講明道義敷暢詳懇以其緒餘
發而為言深欲闡明儒先之微以救末
流之失先生之學庶或於此而可見與
是年十有二月 門人李本謹識

第35491号

平成 3.11.22

聖和學
園短大
図書館

928

11

12

平	
SS 11 2 21 55	
	地
	大
	城

